

台灣西北海岸的語言分佈與閩客互動*

洪惟仁

摘要

本文探討台灣西北海岸包括桃園縣觀音鄉、新屋鄉，新竹縣新豐鄉閩客交界地帶的語言分佈狀態，繪製語種分佈區劃地圖，並進行語言地理學的分析。

關鍵字：語言地理學、台灣西北海岸、閩南語、客語

1. 前言

本文所謂「台灣西北海岸閩客交界地帶」指台灣西北部包括桃園縣觀音鄉、新屋鄉，新竹縣新豐鄉三個相連接的臨海鄉。

大體上說來，這個地帶的北部觀音鄉草漯區是桃園老漳腔的一部分，南部新豐鄉海邊是新竹老同安腔的延續。中間的桃園台地、湖口台地則是屬於海陸腔客語分佈區。這個地區是北部閩客交界地帶的起點，語種分佈錯綜複雜。不但閩南語有多種方言，客家方言也很多樣。

客語區內的語言雖然以海陸腔為主，但散佈著很多的小語言島或方言島，如閩南語島、軍話島、四縣客方言島、豐順客方言島、饒平客方言島等，而閩客交界地帶往往是雙語區。客語區內的漳腔方言，就有新屋永安村郭厝源自福建漳州，其餘的漳腔都是間接由廣東今汕尾市的海豐、陸豐，和海陸客一起遷來，其方言成分受到潮州話和海陸腔客家話的雙重影響。

* 本研究是國科會「台灣的語言方言分佈與族群遷徙關係之調查研究」計畫(2009)及「兩岸閩客交界地帶語言、地理、族群遷徙跨領域調查研究－兩岸閩客交界地區的語言分佈與語言使用調查研究」整合型計畫(計畫編號：NSC 99-2410-H-142-017)的研究成果之一。本計畫的共同主持人陳淑娟、韋煙灶、許世融等教授對本研究提供了許多寶貴的研究資料，並三次一起到本研究區進行田野調查；又本文初稿原題〈台灣西北海岸閩客交界地帶的語言分佈〉，在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研究中心・台灣語言文化分佈與族群遷徙工作坊(2010, 04/23.新竹場)宣讀。修正稿增加語言地理學的解釋。完稿時經潘家懿教授、韋煙灶教授多所指正。同時參考了許世融有關本研究區的祖籍人口研究(許世融 2011, 已在本刊同時刊出)，韋煙灶教授並分享其本研究區的祖籍地圖(【附圖九】)，謹此一併致謝。

方言的多樣性、以及奇特的分佈狀態吸引了許多地理學者和語言學者的好奇與研究興趣。台灣沒有一個地區的方言分佈受到這麼多關注。本文目的是針對這個地區的語種分佈進行地毯式調查，並就其分佈狀態進行分類，繪製語種分佈區劃地圖。

2. 研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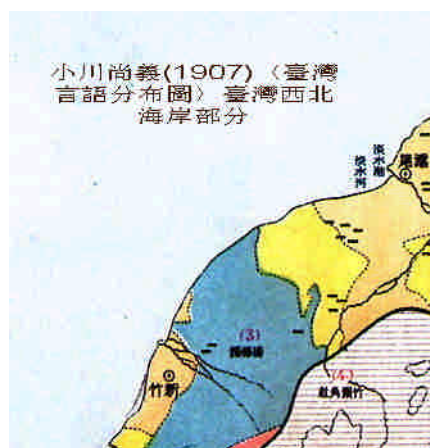
首先回顧一下前人的研究成果，並指出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以及地圖繪製方法上的特殊之處。

2.1 文獻回顧

2.1.1 宏觀的研究

台灣的語言方言分佈地圖的繪製起源很早，可以說是亞洲最早發展的地區。小川尚義在《台日大辭典》（1907）所附的「臺灣言語分布圖」（【附圖一】）是有史以來第一張台灣語言地圖，該圖是小川尚義所繪製，他把支那語（漢語）分成漳州、泉州、客人三類，各有清楚的分佈區。

這張地圖如何繪製，作者沒有說明，其方言區劃大概主要根據祖籍或民族別資料，但我們詳細和臺灣總督府及 1928 年出版的《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報告》所載的〈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分布圖〉做比較，雖然大體上一致，但細節上有些不同，¹看出有更詳細的語言或祖籍調查資料做根據。不過祖籍資料只分閩粵，不分閩客，這張地圖關於閩客語分佈有些錯誤標示，都是因為這個誤把閩粵等同於閩客。譬如西螺、二崙、崙背東部是漳州詔安客語的分佈區，地圖卻歸入漳州區；又如雜居八德、鶯歌西部，直到近年都還存在的詔安腔客



¹ 本文初稿認為基於台灣總督府於 1905 年進行了戶口普查（臺灣總督府官房臨時戶口調查部 1907 年刊行），因為這次的普查有語言使用項目，因此本圖也算是有語言調查根據，不過許世融教授的考證認為本圖製作來不及參考 1905 年的戶口普查，有可能只參考了 1901 年的人口資料（詳參本刊許世融論文 4.1.1 節）。換言之，小川尚義的地圖實際上等於是祖籍分佈圖，只是參考的年代比 1926 年總督府的調查更早而且更精細。

語方言，都因為祖籍漳州而被劃入漳腔閩南語區內；新屋海邊大牛欄（Tuā-gû-tiâu 大牛欄）的漳腔閩南語²則是因為源自廣東惠州府（今屬汕尾市陸河縣）而被劃入客語區。

不過新豐鄉海邊的泉州話卻出現在地圖上了，可見本圖根據的祖籍資料（1901 人口普查資料）相當精細，至於蚵殼港的泉腔閩南語，至今還存在著，都沒有標示出來，大概是疏忽了。

由此可見導致小川尙義（1907）地圖錯誤的原因應該是語言與祖籍的界線沒有釐清，閩客認定發生誤會，或者因為參考的行政區域太大，抹殺了少數語言或方言的存在。

總之，小川尙義的地圖從宏觀的角度看，大體上正確，但從微觀的角度看，細節上的錯誤不少，現在我們根據文獻紀錄、族譜、墓碑及語言地理學的調查研究成果，還來得及修正與重建。不過人口遷徙、語言變遷都可能導致語言版圖的變化，我們也不能輕率地以今律古，小川尙義（1907）仍然是至今最寶貴的台灣語言地理學文獻。

戰後第一位根據田野調查繪製漢語方言地圖的是鍾露昇教授。1967 年鍾露昇發表《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這份報告是台灣地理方言學的開山之作，雖然調查詞條只有 27 條，調查人數有 448 人，調查點平均分佈於台灣各鄉鎮，每一個詞彙都作了方言變體分佈圖，是台灣方言變體分佈圖的濫觴。

這 27 張地圖雖然量不夠多，但對於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差的分佈提供了相當寶貴的文獻。可惜本報告把所有的資料彙整起來，運用平均法，算出各縣市的優勢語音，以縣市為參考單位，繪製了各縣市閩南語方言的分區示意圖。圖中台北縣（基隆除外）、台北市、新竹縣、澎湖縣及台中縣、彰化縣靠海的地區被劃入「泉州系」；其餘各縣市都被劃入「漳州系」，包括桃園縣在內。就語言分區地圖而言，比較小川尙義（1907）的分區，這張地圖顯然粗略得多。原因是鍾露昇企圖根據變體分佈作為分區的根據，但是資料還不足，只能作初步的分區。作者自稱是「一個分區的論廓」可以說是符合事實的。

鍾露昇的弟子洪惟仁自 1985 年起以自力進行台灣的語言地理學調查。1988 年 3 月起至 1996 年 7 月止，前後八年四個月間，參加了龔煌城院士主持的「台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國科會計畫，至今仍不斷進行台灣語言方言的調查，沒有間斷。1992 年出版的《台灣方言之旅》是台灣閩南語及客語方言調查的一個簡要報告，書末附錄的〈台灣的漢語方言分佈圖〉是根據當時實際的調查資料繪製的台灣漢語方言分區圖。這張地圖

² 「大牛欄」當地閩南語說成 Tuā-gû-tiâu，當地新屋客語說成「大牛欄」（Thāi-ngiū-lân），文獻上多半寫成「大牛欄」。又 tiâu 在清代以前的文獻都寫成「欄」，日治以後所有台灣地名的「欄」都被改成「稠」。大牛欄人說閩南語，本文根據「名從主人」原則，寫成「大牛欄」。

把新屋海岸地帶的大牛欄漳州方言區和蚵殼港偏泉腔方言區以及客語的分佈區大勢都標示出來了，可以說是對於小川尙義的修正。但於對於自己沒有調查到的地方，譬如高屏地方的客語分佈，卻也沿襲了小川尙義（1907）地圖的粗略。（詳參洪惟仁 2006）

洪惟仁根據新的調查結果不斷地修改，精益求精，新修正的地圖逐年發表於論文中或張貼於個人網站上。最新的版本就是本文所附的「台灣語言方言分佈圖」（【附圖二】）。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委託楊文山主持，全國意向顧問有限公司執行完成的兩次類似的研究計畫〈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2004; 2008），焦點為客家的認同，但為突顯客家比例，在某些項目上也做了各族認同調查與統計，客家認同分單一認定與多重認定，根據統計量化分級分色，繪製了多張不同族群（客家、福佬、大陸、原住民）的人口分佈圖。

但這些地圖及其調查數據只能供本研究的參考。首先，因為這份報告的分區是以鄉鎮級行政區域為單位，村里以下的區別無法呈現在地圖上。我們關注的村里以下自然村的分佈狀態，這份報告沒有辦法提供本研究細部的資料；其次是，本報告所提供的是族群認同資訊，而不是語言使用的資訊；又其族群認同也只分閩、客語，沒有進一步的方言分類，本報告也只能提供閩客之分，不能提供客語方言分類的資訊。還有，語言和族群認同都可能發生轉移，而語言消失或萎縮速度往往比族群認同的轉移快，譬如許多「鶴佬客」（Hóh-ló-kheh）³已經不會說客家話，但仍然認同客家就是一例；再說族群認同也容易受政治操作，不如語言使用的情形客觀。

以上介紹的地圖因為是宏觀的，空間涵蓋全台灣，有一些細節的分區與分佈沒有辦法在地圖上顯示出來，實際上不能太過強求。

2.1.2 微觀的研究

有關本研究區內區域性的微觀語言地理學研究，最先是洪惟仁在《台灣方言之旅》（1992:72~80）對本研究區做了簡要描寫。作者除了確定閩客分界之外，也發現桃園鄉新屋鄉的大牛欄海陸豐漳腔方言、蚵殼港泉州同安腔方言及海陸客語區內新屋鄉棟榔村的長樂客語方言。作者日後又發表了幾篇有關大牛欄閩南語方言學的或社會方言學的調查研究（洪惟仁 1993, 2003）。

張屏生 2002 年即寫成《桃園新屋鄉大牛欄閩南語語彙稿》，2007 年發表《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記載了大牛欄音系（冊一 pp.58~61）及語料（冊三~冊四）；

³ 閩南語 Hóh-ló-kheh/客語 Hók-ló-hak，指不會說客家話只會說閩南話的客家人。「鶴佬」的漢字客家地區寫成「學佬」、一般寫成「福佬」，音義皆非。本文採用閩南語、客語的同音假借字「鶴佬」。

又新屋鄉海陸客語、觀音鄉藍埔村的豐順腔客語音系（冊一第三章），新屋鄉石磊村軍話⁴的語音與詞彙（冊一第五章），都屬於描寫方言學的研究。

陳淑娟博士論文《桃園大牛欄方言閩客接觸之語音變化與語言轉移》（2002）對於新屋鄉大牛欄閩南語進行了完整的語言調查，包括該方言的音系、詞彙的描寫，社會語言學的，以及語言社會學的研究。

本區的客語也有不少單點調查寫成的學位論文，如彭盛星碩士論文（2004）對新屋鄉糠榔村、觀音鄉坑尾村的五華（長樂）客語方言的調查，賴文英碩士論文（2004）對新屋鄉呂厝豐順方言的調查，楊名龍碩士論文（2005）對新屋石磊村水流軍話的調查。

以上雖然只是點的傳統方言學調查，對於各個點的語言使用也進行了相當精細的觀察，提供了語言地理學的研究相當重要的參考。

至於空間涵蓋較廣闊的地理調查有三種比較大型的微觀研究值得提起。

一、首先是陳淑娟在其博士論文（2004: 6-11）開章明義地討論所謂「大牛欄方言」的地理分佈，並針對大牛欄人的族譜及其移民路線有比較深入的調查，發現其先祖原居閩南同安或漳州，明代移民廣東陸豐，雍正時代才移民台灣西北海岸地帶。換言之，大牛欄人雖然源自廣東，卻不是客家人，而是講漳州腔的閩南人，印證了洪惟仁（1993）的觀察。她另外發現大牛欄南部的「郭厝」，舊名頭家厝，所講的閩南語是來自福建的漳州腔，與「大牛欄方言」不同。

陳淑娟的調查發現所謂「大牛欄方言」不限於新屋鄉永興村的大牛欄，觀音鄉、新屋鄉仍有相當數量原籍廣東陸豐的閩南人至今還在使用「大牛欄方言」，地點包括新屋鄉永安村、下晡村、石碑村、赤欄村、東明村、新生村、新屋村、埔頂村、九斗村、頭洲村；觀音鄉白玉村、大潭村、保生村的葉姓、黃姓、姜姓、羅姓等。陳淑娟（2002; 2004）並附錄了一張大牛欄方言分佈地圖。

二、直到現在，進行語言地理學調查最精細的應屬鄭錦全院士所領導的研究團隊，該團隊利用 GPS 定位、衛星航照圖比對、GIS 地圖繪製等技術進行家戶層次的語言方言分佈調查。這個調查計畫的研究團隊，從中央研究院於 2004 年成立語言地理資訊室開始，成員除語言研究所的研究員之外，又與同院計算中心 GIS 小組及院外合作機構如中正大學、中央大學及交通大學之成員進行語言微觀分布的建置工作。陸續執行的研究計畫有新竹縣新豐鄉、雲林縣崙背鄉與二崙鄉、新竹縣新埔鎮、苗栗縣後龍鎮的語言分布調查。

與本研究相關的是新竹縣新豐鄉的調查。該計畫至 2007 年底一共調查了 10,593

⁴ 張屏生根據現住台北南港的羅姓發音人記為赤欄村，按水流在現在新屋鄉的石磊村，參見楊名龍 2005。

戶，完整的報告雖然未正式發表，但相關的介紹已經寫了不少論文（詳參本文參考文獻中所有鄭錦全及其共著的論文，本文引用的蕭素英（2007）亦屬其周邊產品），並繪製了不少語言地圖。【附圖五】是鄭錦全團隊所繪製的新豐鄉的語言分佈全圖。

三、台灣師大韋煙灶教授及其學生所進行的文化地理學調查。韋煙灶是地理學家，關心族群分佈、祖籍來源，並進行方言調查以確認漳、泉、客語所屬。有關台灣西北海岸地帶三個鄉鎮及其附近地區已經發表多篇論文（詳參本文「參考文獻」中所有韋煙灶及其共著的論文）。韋煙灶團隊發現台灣西北海岸的客語區內有大片地區是閩客雙語的所謂「半福佬客」（參見【附圖八】）。

韋煙灶的初步調查發現這個地區所講的閩南語不是濱海地帶閩南語區的同安腔，而是漳州腔，因而推論這些漳州腔是從廣東帶來而流傳至今的，這個觀點和筆者（1993）和陳淑娟（2003, 2006）的方言調查與分析不謀而合。也就是說根據微觀的祖籍調查所繪製的族群地圖和根據語言方言調查所繪製的語言地圖基本上一致。

2.2 調查方法

我們採用了「直接下鄉、間接觀察」的調查方法，這個方法是親自到各鄉鎮詢問鄉長、鄉民代表、民政課、戶政事務所、警察派出所、村里長、村里幹事或地方文史工作者等，他們對於地方的事務有長期的參與，對地方的語言、方言非常熟悉，他們提供的語種使用訊息，雖然不如語言社會學的調查或家戶普查精密，也達到相當正確的程度。經過這樣嚴密訪查的結果，語言、方言分區的精密度大大提高了。

不過關於閩南語的漳腔、泉腔，一般受訪者概念模糊，至於漳泉的次方言更加沒有概念，「間接觀察」可能問不出結果。因此關於閩南語方言的鑑定只有依靠更精密的方言調查與方言類型學研究，不能信賴受訪者。

本研究調查進行的時間，閩南語區從 1985 年開始迄今沒有間斷，客語區及南島語區是 2005 年至 2009 年之間密集的進行，至今仍繼續深入調查。關於本研究區的田野調查比較重要的是一系列的國科會補助計畫，包括「台灣的語言方言分佈與移民史關係調查研究」計畫(2008)、「台灣的語言方言分佈與族群遷徙關係之調查研究」(2009)、「兩岸閩客交界地帶語言、地理、族群遷徙跨領域調查研究－兩岸閩客交界地區的語言分佈與語言使用調查研究」計畫(2010)，本計畫的共同主持人陳淑娟、韋煙灶、許世融等教授對本研究提供了許多寶貴的研究資料，並一起到本研究區進行了三次田野調查。另外，從 2008 年 11 月起，我們在全國各大學校及廈門大學連續舉行了共 8 場的「台灣的語言方言分佈與移民史關係工作坊」，發表的論文及參會專家的討論激發了本團隊成員對於台灣語言分佈的狀態及地理、歷史解釋的認識與發想。本研究的部分發想來自這個工作

坊的討論。

學術論文，包括碩博士論文所做的田野調查報告是本研究重要的參考。但本論文也沒有忽視網路資源的價值。各地鄉鎮公所、戶政事務所的網站，內政部的「台灣地區地名查詢系統建置計畫」，提供了許多自然村的語言使用資訊，文史工作者的 blog 或個人網站有時也會提供有價值的資料。這些資料雖然不完全，也不一定正確⁵，卻也值得參考，但是無論如何都要配合實地調查印證，本研究不會直接引用作為繪製地圖的依據。

鄭錦全團隊的調查因為相當細緻，提供了本研究有關閩客語詳細的分界線以及語種區劃的重要參考（詳參本文所引）。

但是鄭錦全的調查報告，方言分類重客輕閩，客語各種方言都有標示，閩南語則不分漳泉。我們的方言調查確認了閩、客語內部的方言差，發現閩、客語分佈區內不論閩、客語的方言都相當複雜，並且客語分佈區內的閩南語，新遷入的閩南人多半講海邊的老同安腔，至於世居家族不論是客家人或閩南人⁶，所說的閩南語都是漳州腔。這些方言「質」的研究都必須下田野去一一確認。

2.3 語種區劃地圖的繪製

語言 (languages) 或方言 (dialects) 的界線沒有語言學的客觀標準，區分何者為語言，何者為方言往往會捲入一些爭議，但無論語言或方言，其系屬關係是可以進行客觀的分類的。本文採用一個中性的名詞「語種」(variety) 來指涉語言的變異，其系屬關係待他文詳細討論，不在本文細述。我們把焦點放在研究區內的各語種的分佈狀態進行空間區劃。語種區劃地圖的劃定，有三個先天性的難題不好解決：

- 1) 高山、荒地、田地等無人居住之地的語言分佈難以顯示；
- 2) 語種混雜區的語言分佈難以顯示；
- 3) 語種轉換中的語言分佈難以顯示。

這是語言區劃地圖的三個罩門。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的〈台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1936)、鍾榮富《台灣客家話導論》(2001) 所附的客語分佈圖以點狀顯示分佈狀態可以減少第一個困難，但不能解

⁵ 譬如地名檢索系統記載新屋清華村泉州厝「泉州人在此（現在大堀溪上游）築堤引水，今客語、泉州話並用。」根據韋煙灶的調查，本村並沒有泉州人。該報導可能只是根據「泉州厝」的地名所做的猜測，與事實有出入。

⁶ 西北海岸地帶的客家區近年來因附近市鎮中壠、楊梅、湖口、竹北等地工業區進駐，大量興建住宅，外地人紛紛入住，形成混雜區，稀釋了客語人口，外地人的語言或方言相當複雜，不在本文處理的範圍內。

決其他問題。

鄭錦全在新竹縣新豐鄉逐戶進行語言使用調查，並以點狀顯示在航照圖上（參見【附圖五】），不但語言使用家戶的位置詳細而精確地呈現在地圖上，對於沒有家戶分佈的新豐鄉鳳鼻尾地區也留了白。第一、二個難題都同時解決了。但如都會區，不同樓層有不同的語言使用，或一戶中有兩種語言的使用，在地圖上也難以顯示。所幸新豐地區是鄉下地區，頂多只有鄉街的矮樓，並且世居家族居住樓房大都是「透天厝」，沒有這個問題，但新公寓的語言就很複雜，無法顯示在地圖上。

本文的地圖採取片狀繪製，高山、荒地、田地、軍事用地、高爾夫球場等無人居住之地都被劃進當地的優勢語言區，並不嘗試解決第一個難題。對照鄭錦全（2007）的「微觀」地圖，本研究所採取的角度屬於「中觀」的。但是本文對於重要的語言小島或方言小島都找出其所在的經緯度，輸入電腦中，繪製在地圖上。這個方法多少解決了第一、二個難題。

關於第二個難題，本文附圖中儘量把雜居的情形以及雙語的情形如客家人會說閩南語或閩南人會說客語的語言使用情形都標示在地圖上。這樣詳細的區別在過去的地圖是未曾有的。

至於第三個問題，包括不同階層、不同場所採用不同語言的情形屬於語言社會學的領域，本文並不期待完全解決。本文處理的語言或方言著重在老年層的、傳統世居家族的語言使用，所以上述新公寓的語言使用情形也避開了。⁷

總之，本研究基於經費、人力、時效性、語言分佈地圖先天的限制以及觀察角度的設定，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我們所想做以及能做的是站在語言地理學的立場，運用我們可以掌握的人力、財力、時間，盡最大的努力把台灣的語種區劃圖做到最精細的極限。

關於地圖繪製的工具，必須在此交代一下。我們的 GIS 地圖繪製軟體採用 ArcView 9.1 版，圖層資料採用勤崴公司村里層電子圖資進行地圖繪製。雖然勤崴公司村里層電子地圖精確度很有問題，和我們從全國鄉鎮公所搜集的官方地圖比較，發現有不少錯誤。本文因應的辦法是，當錯誤程度影響到語言、方言分界的準確性時，自己修改圖層，或用 PhotoShop 進行人工修改。⁸

⁷ 有關本區的語言使用之全貌，有兩篇重要論文：陳淑娟（2002, 2004）有關大牛欄方言的，以及蕭素英、吳品慧、鄭錦全（2004）有關新豐鄉的語言社會學研究，相當值得參考。

⁸ 我們曾經將所有蒐集來的官方地圖提供給勤崴公司進行修正，但是修正的效率不盡理想，錯誤仍然不少，只好自求多福。

3. 台灣西北海岸的語言分佈

本文的目的在調查台灣西北海岸觀音、新屋、新豐三個鄉閩南語與客語分界線附近的語言及方言分佈狀態。調查結果分述如下：

3.1 桃園縣觀音鄉的語言分佈

觀音鄉為桃園縣沿海四鄉鎮之一，海岸線長約十五公里、面積達 89.79 平方公里，劃分 30 村、364 鄰，人口數五萬九千餘人。本鄉因地理環境與開發史的差異，通常分為三個區域，即觀音區、草漯區與新坡區⁹。閩、客族群在這三大區域中各自形成不同的分佈狀態。大體而言，東北邊的草漯區是漳州腔閩南語區，西邊的觀音區是海陸客語區，東南部的的新坡區除廣福村是純閩南語區以外都是閩客混雜區。閩客語的分佈狀態詳參【附表一】及【附圖三】。

3.1.1 新漳腔閩南語優勢的草漯區

草漯區位在本鄉的東北部，語言上屬於北部閩南語區桃園北部「桃園老漳腔片桃園老漳腔小片」的一部分（參見【附圖三】綠色空間）。老派的〈禪〉字母仍唸-uinn，但〈薑〉字母不唸成*-ionn，而唸成-iunn。老漳腔閩南語在本區是絕對的優勢。

3.1.2 海陸腔優勢的觀音區

觀音鄉在桃竹苗客語區的最北端海陸客語和漳腔閩南語分佈區的交界點上，觀音區屬於客語區海陸方言片的觀音部分（參見【附圖三】桃紅色空間），是客語分佈區的最北端。

觀音區最北與草漯區交界的白玉村（俗名「白沙墩」(Pêh-sua-tun)）以黃姓為主；溝尾以許姓為主，源自廣東陸豐，都說海陸漳腔閩南語，和大牛欄方言屬於一個系統。本村原本以閩南語為優勢，但因海陸客語的強勢影響及客家人的遷入，現在已經變成閩客混雜區，所有人都是閩客雙語，甚至有部分閩南人反而變成「客鶴佬」（不會說閩南語只會說客語的閩南人）。本區南邊和大牛欄閩南語鄰接的大潭村也有不少黃姓說大牛欄方言，但據陳淑娟的調查，自從本村建立大潭電廠以後，黃姓大量遷出，只有少數人留下。大潭村黃姓居民多改說海陸客語，只有八九十歲的黃姓才以大牛欄方言為主要語言（陳淑娟 2004: 11 註 12）。

⁹ 這三個區的劃分雖然是一般的意見，但和族群語言分佈的狀態有相當程度的契合。行政上也參考這種劃分，參見觀音鄉公所網站<http://wl.viewrich.com/guanyin/index.html>。

總之，觀音區以海陸客語為優勢語言，閩南語在本區屬於弱勢。

3.1.3 閩客混雜的新坡區

觀音鄉靠內陸的「新坡區」閩客雜居。閩客之間沒有明顯的界線，成漸層分佈狀態，越靠近新屋鄉及觀音區的村落客家話越有活力，如金湖、藍埔、上大、富源等四村客家人佔三分之一以上，使用海陸客語。並且雜居少數的高姓講豐順腔客語（吳中杰 1999: 14）。（參見【附圖三】桃紅色空間）

越往東客家人越少，閩南語越強勢，越多客家人變成「鶴佬客」，不會說客語了。雖然我們把新坡區標示為漳州話和海陸客話的雙語區，但社會上仍以閩南語為主。

根據許世融的研究，新坡區包括崙坪庄以及下大堀庄原本是閩南人移民區，1915 年以後粵籍住民才大量移入，使得這個地方成為新坡庄閩粵各半，而崙坪庄以及下大堀庄粵多於閩的混居地區。¹⁰但閩南語的優勢地位仍然維持。

3.2 桃園縣新屋鄉的語言分佈

新屋鄉人口 4 萬 9 千多人。本鄉語言分佈格局，大體而言，濱海幾個村講閩南語，東邊各村講客語，中間交界地帶屬雙語區。（參見【附圖四】「新屋鄉語言分布圖」）不論閩南語區或客語區內的語言或方言都不單純，但全鄉以海陸腔客家話佔優勢，不論家庭中使用什麼方言，社會上都說海陸客語。

3.2.1 新屋鄉濱海地帶的閩南語小片

新屋鄉濱海地帶有三個自然庄是閩南語分佈區。南邊的「蚵殼港」庄包括蚵間、深圳二村，講老同安腔閩南語，是新竹老同安腔方言片的最北端；中間永安村有一個郭厝（即頭家厝），講略加簡化的桃園漳州腔，成為一個新漳腔小島；北邊的「大牛欄」（Tuā-gû-tiâu，客語「大牛欄」Thāi-ngiû-lân）庄以永興村為中心，全部姓葉，講源自廣東陸豐的老漳州腔。

新屋鄉講廣東陸豐縣的漳州話葉姓約 3000 人，但人口最集中的聚落是大牛欄，約 1240 人（據張屏生 2007）。這個閩南語島被海陸客語區所包圍，是客語區中少數的語言島之一。¹¹大牛欄閩南人講的是台灣最保守的漳州話，除了〈禪〉字母的字唸成-uinn 之

¹⁰ 詳參本刊許世融 2011, 3.3 節「族群統計數字變動概況」及該文表二所示本區閩粵人口的比例變化。根據該研究，觀音新坡區和新豐松林村（原屬於大眉）原為閩籍人口優勢區，日治時代以後粵籍人口才陸續遷入，粵籍人口漸轉優勢。

¹¹ 另一個著名的客語區內的閩南語小島是苗栗縣頭份鎮的土牛里。

外，〈薑〉字母的字也唸成-ionn，在台灣的漳腔方言中保存著最多的老漳腔成分，但同時也吸收了一些潮州話以及客家話的成份，這個方言通稱為「大牛欄方言」。因其特殊性，受到方言學家的特別關注，已經有多篇討論大牛欄方言的論文。¹²

大牛欄南邊的永安村也有葉姓，但以郭姓為主。郭姓講漳州話，沒有大牛欄腔。¹³許世融根據 1901 年人口調查所繪地圖（本刊許世融論文 3.2.1 節所附圖一），郭姓所居住的舊「頭家厝」是西北海岸粵籍優勢區內唯一的閩籍漳州人孤島。換言之郭厝和大牛欄漳腔的原鄉不同。

3.2.2 新屋鄉的閩客語過渡區

新屋鄉的內陸各村是海陸客家優勢區。海陸話越往東越優勢，但在純客語區和濱海閩南語區之間有一個過渡地帶，包括下埔村、永安村、糠榔村、大坡村、後庄村等是閩南語與客家話的混雜區，居民不論閩客都自認為客家人，以海陸客話為主，兼通閩南語，雙語交互運用。這個區的閩南語可能要看地方，大牛欄附近以北講大牛欄腔，郭厝及蚵殼港附近屬於新漳腔閩南語。

3.2.3 新屋鄉海陸客語優勢區內散佈的語種

雙語區的東邊各村以海陸客語為絕對優勢。但區內的語言或方言並不單純，散佈著許多語言小島或方言小島。首先是散佈著一些汕尾腔¹⁴方言小島，相當於所謂的「大牛欄方言」。洪惟仁（1993）和張屏生（2007）對於「大牛欄方言」的調查都只限於永興村葉姓的閩南語，但是根據陳淑娟（2002: 7-8）及韋煙灶的調查，這個方言的分佈很廣，包括觀音鄉白玉、大潭二村的黃姓；大牛欄（永興村）、下埔頂（下埔村）、石牌嶺（石

¹² 關於新屋大牛欄（大牛欄）的語言島已經有多篇論文從方言學或社會語言學的角度進行描寫，最先是洪惟仁在《台灣方言之旅》（1992）做了簡單的紀錄，更詳細的描寫參見洪惟仁（1993, 2003）、陳淑娟（2001, 2002）、張屏生（2002, 2007:058-061; 2007:325-331）。

¹³ 根據陳淑娟（2002:11）的調查，永安村的郭姓祖籍漳州，郭厝方言〈薑〉字母的字類也唸-ionn，但〈禪〉字母唸-ng 而不唸-uinn，〈更〉字母卻唸-inn，大概本來講的是老漳腔，因受到南邊蚵殼港同安腔的影響而變化。

¹⁴ 汕尾腔閩南語指源自今廣東省汕尾市的閩南語，這個閩南語方言大約明朝才由漳州地區遷來，接近今漳州角美、廈門市海滄的漳州腔，在台灣只分佈於台灣西北部，包括觀音、新屋、楊梅、新豐、湖口等鄉鎮的客語區內，以新屋大牛欄為代表，故又稱「大牛欄方言」或「大牛欄方言」。汕尾市舊屬惠州府海豐、陸豐，所以又稱「汕尾腔閩南語」，與「海陸腔客語」相對，本文為了避免和「海陸腔客語」混淆，通稱為「汕尾腔閩南語」。

牌村)、下田心(下田村)的葉姓;東勢(東明村、新生村)、赤牛欄(赤欄村)、后莊(後庄村)及崁頭厝(永安村)的姜姓;九斗、上青埔(九斗村),犁頭洲(頭洲村)、埔頂(埔頂村)、新屋(新生村、新屋村)的羅姓。估計人口大約一萬人,祖籍都是廣東惠州府陸豐縣。

2011年5月本研究團隊在韋煙灶教授的引導下訪問了新屋鄉埔頂村紅瓦厝,發現許姓的方言和大牛欄方言相當接近,同屬汕尾腔閩南語系統。根據發音人的報導,許姓同宗又分佈於觀音鄉廣興村的埔頂、溝尾及金湖村的水尾。這些方言島的存在本文只在各分佈村記上#J1(表示屬於陸豐漳腔閩南語)的符號,詳細的位置及各種祖籍的世居家族分佈圖請參見【附圖八】(韋煙灶提供)。

總之新屋、觀音兩鄉散佈著密密麻麻的汕尾腔閩南語方言島,不過除了大牛欄之外,大部分的方言島都已瀕臨死亡,平常會話以海陸腔客語為主,只有老年人還會使用,青少年已經轉移為海陸腔客語了。這些中青年的客鶴佬有不少人會說閩南語,但是他們的閩南語多半是由外地學來,不是第一語言。¹⁵

至於客語次方言,新屋鄉的呂姓仍保存著豐順話。根據賴文英碩士論文(2004),新屋呂姓說豐順話,呂姓聚居在埔頂村及社子村,但人口比例也不高。根據鄉公所戶政事務所2007年的統計埔頂村人口3183人,社子村人口1750人,合計3933人,而新屋的呂姓人口只有1182人(內政部2007年7月的統計,轉引自賴文英2008:34-35),假定所有的呂姓都住在這兩村,也只有三成人口,何況呂姓並不完全居住在本村,因此不合混居的標準,只能算散居的存在。豐順腔客語只在族內人使用,出門講海陸話。

另外新屋鄉糠榔村部分人講長樂腔客家話(參見洪惟仁1992:167-169、彭盛星2004)。四縣人也有散戶混雜其他各村中,鄰中壢市的頭洲村較多四縣客,也有少數饒平客,但這些方言小島的方言只在家庭中或同姓中使用。

此外石磊村水流羅姓家族說軍話。但是根據楊名龍(2005)的調查,水流羅姓會說軍話的人口只有20人,留在本地的只有6個老人。因此水流軍話可以說是一個瀕臨消失的小小軍話方言島。

¹⁵ 西北海岸的族群分佈韋煙灶教授和他的學生曾經做過地毯式調查,並且也已經有很好的成果,語言方面的研究較少,2011年5月筆者在韋煙灶教授的引導下訪問了一些汕尾腔閩南語方言島。除了新屋鄉之外,還訪問了楊梅鎮水美里的隘口寮鄭姓和東流里的崩坡下陳姓,湖口鄉北窩黃姓,其方言特色和語言使用情形和新屋的汕尾腔閩南語差不多。每一個人都會說流利的海陸腔客語,但大部分青少年已經不會說閩南語,只有個別的比較堅持的家族,年輕人還會說,如北窩黃姓,楊梅水美鄭大模家族住在雙堂屋的第三、四房青少年至今都還會說汕尾腔閩南語。

綜而言之，新屋鄉的方言相當複雜，最優勢的是海陸客語，尤其是純客語區內。至於其他語種都在苟延殘喘中，只有濱海的大牛欄、蚵殼港、郭厝三個閩南語庄的閩南語仍有活力，閩客交界區呈雙語狀態。

3.3 新竹縣新豐鄉的語言分佈

新豐鄉全鄉人口五萬二千多人，六成客家人，主要講海陸客語；四成閩南人，主要講老派的同安腔（有央元音），但原鄉廣東陸豐的閩南人講漳州腔。具體數字，根據鄭錦全團隊的調查新豐鄉的語言使用戶口：閩南語 4,088 戶，海陸客 5,874 戶，四縣客 261 戶，閩南 3,968 戶，外省 501 戶，剩餘的 86 戶是 9 種其他語言（蕭素英 2007: 670）。閩客語實際的分佈情形參見【附圖五】及【附圖六】。

3.3.1 新豐鄉的老同安腔小片

新豐的閩南語區是「新竹老同安腔小片」的一部分。新竹老同安腔小片有兩個地方突入新豐鄉，主體在濱海地區，坡頭、埔和、新豐三村差不多是純閩南語村，鳳坑村大部分講閩南語。並由此延伸到新屋鄉的蚵殼港庄。

但這個長條的新竹同安腔片間或夾雜少數的漳州腔口音。韋煙灶（2008）發現新豐村石厝厝、下底厝陳家源自漳州漳浦，現在的口音基本上已經同化於新竹的老同安腔，但仍殘留一點漳州腔，如「下底厝」的「底」唸成 *té*，和新竹同安腔唸成 *tué* 不同。¹⁶不過也只剩這點漳州腔遺蹟。

另有兩個重要的語言島。一是鳳坑村海邊的姜厝，姜姓祖籍廣東陸豐，姜厝是陸豐移民的最西界，位在新豐溪南的海邊，可以算是新竹老同安腔小片裡面的一個漳州方言島¹⁷。同安腔的閩南人通常不會講客家話，但姜厝的陸豐閩南人兼通客家話，顯然姜厝的客家話是從陸豐原鄉帶來，而不是來台以後才學會的。

由姜厝往南上了台地還有有一個聚落叫做「田屋」。「田屋」客語唸成 *Thiân-vuk*，閩南語叫做「田厝」，奇怪的是不論客家人或閩南人「田厝」的閩南音都唸成 *Tshân-tshù*，

¹⁶ 陳家本籍漳州漳浦，本庄土地廟名為「漳浦福德宮」，根據廟埤說明即可證明。韋煙灶等（2008）認為今名「石厝厝」（音 *Tsiòh-phóo-tshù*）是「漳浦厝」（案：音 *Tsionn-phóo*）的訛字，又「下底厝」（案漳音 *E-té-tshù*）亦訛作「下塊厝」（案漳音為 *E-tè-tshù*，只是聲調略異），地名的訛寫反映了本地漳腔的弱勢。這是利用方言異讀的線索，考究祖籍來源的一個範例。

¹⁷ 姜姓祖籍陸豐大安墟（今陸豐市大安鎮）鹽墩鄉鹽墩村，乾隆 2 年（1737）來此定居，說漳州腔，兼通客語。

「田」不唸 *tiân* 而唸成 *tshân*，這是廣東閩南語的唸法¹⁸。「田屋」是一個閩客雙語區，客語講的是簡化的海陸客語，閩南話講的是新漳腔，混入一點濱海地帶同安腔成分。據族譜記載，田屋的客家人，原籍廣東汕尾東涌鎮東北村。東北村是汕尾閩南語漳腔區內的一個客家語言島，在原鄉就是海陸話、漳腔閩南語雙語的客語島。¹⁹據說今廣東汕尾仍存在此語言島，移民新豐之後建庄於「田厝」，仍為雙語者，其漳州腔閩南語能力顯然是傳承自原鄉，不是向鄰居的鄭厝閩南人習得的。

田屋的南邊有一個同安腔閩南語聚落「鄭厝」。鄭厝是鄭錦全院士的故鄉，他在〈語言與資訊：釐清台灣地名厝屋〉（鄭錦全，2004）說：「田屋大致是客家村落，不過，旁邊有一組藍點，那是近年來從一兩里外的海邊變成靶場時搬過來的，大都是姓鄭的閩南人，因此那一带叫做鄭厝。」鄭院士的口音就是新竹同安腔。²⁰

另一個延伸到新豐鄉的老同安腔是新豐鄉南端松林村坪頂厝。松林村在日治時代原屬舊港庄（今竹北西半部）的大眉庄。舊大眉現在一部分歸竹北市大眉村，講新竹老同安腔閩南語，新豐鄉松林村的方言是這個老同安小片的延伸，坪頂厝於 2011 年分立為松柏村之後變成閩南語優勢區。不過戰後海陸腔客家人紛紛移入松林村，也有由濱海地帶遷入的老同安腔閩南人，致使松林村變成閩客混雜區。原松林村閩客比約 1:2，客家人是閩南人的兩倍，不過我們在街上、餐廳所聽到的大部分是閩南語，閩客語言的勢力似乎和人口數成反比。

3.3.2 台地上的新海陸腔客語片

除狹長的濱海地帶和松林村坪頂厝之外的整個台地是海陸客語的優勢區。我們把這個地區叫做「新豐新海陸腔客語片」。所以叫做「新海陸腔」是因為新豐的海陸話不是道地的海陸腔，和新屋、竹東都不一樣，其音系有點簡化，如海陸客語本來有兩組齒音，

¹⁸ 羅志海《海豐方言辭典》(2009:219):「田，*cang*⁵，姓。」案廣東汕尾海豐話因受潮州話影響有前鼻音變成後鼻音的現象，因此 *cang*⁵[音值為 *tshang*⁵]相當於閩南、台灣的「田」訓讀音 *tshân*。這個紀錄證明了汕尾姓氏「田」唸的是訓讀音，不像台灣唸成文讀音 *Tiân*。

¹⁹ 根據潘家懿(2010)，汕尾市東涌鎮屬於閩南語「福佬話」區，但據潘家懿教授的查證，現在汕尾市東涌鎮沒有東北村。可是新豐田屋的族譜明白記載田姓源自東北村。我們的受訪者自稱回去謁祖過。「深圳特區報」網站有一篇〈我們的根在这里——台灣田氏宗族回汕尾祭祖側記〉報導「据了解，大约在 260 年前，居住在今天汕尾市海丰县赤坑镇一户姓田的人家，举家迁往台湾。而另一些田姓家族，则在不久后迁居到了现在汕尾市城区东涌镇的东北村，并在那里建起了家族祠堂。目前，迁居至台湾的田氏后裔已达 7000 余人。」(引自 <http://pdf.sznews.com/tqb/200003/0314/newsfile/n11-13.htm>，上傳日 2000 年 3 月 14 日。又轉載「赤坑人論壇」 <http://54ckr.5d6d.com/thread-2781-1-1.html>) 可見東北村是確實存在的。東北村應該是東涌鎮的一個歷史地名。東北村這個客家方言島的確實位置還需要調查。

本地海陸客語的齒音只剩一組，只有齒頭音、沒有齒上音，和苗栗四縣話的情形類似。這個奇特的不連續分佈狀態可能透露了一個語言接觸的問題，這個問題待 4.3 節再詳細討論。

新豐的海陸客語區北接新屋、東鄰湖口的海陸客語區，是桃竹海陸客語片的一部分。不過純客家集中在新豐鄉北半部的台地，南半部幾個村成了閩客雜居區。重興村在鄉公所以西屬於閩南語優勢區，以東是客閩混雜區，整個村閩南語人口約四成強²¹；更南的上坑村閩南語人口超過一半。²²閩客看似雜居，不過聚居性很強，閩客分庄而居，界線明顯，老派並沒有認同混淆的情形。

上坑村的閩客各半，楊姓、鄭姓的閩南人集中在中部及以西的部分。這是新豐鄉新海陸客家區內唯一的閩南語語言島。但上坑村的閩南話屬於漳州腔，混入一些台灣普通腔成分，變成新漳腔，和大牛稠方言或濱海地帶的老同安腔都不相同。這個閩南語島三分之二居民姓鄭，原籍惠州府（今汕尾市）陸豐縣赤嶺鄉²³。鄭姓宗族除了本村之外也分散到楊梅等地，本鄉的後湖村客語區內也有鄭姓宗族聚落，但因人口較少，客家化較深，其閩南語使用情形尚需深入調查。²⁴本村另有三分之一人口屬於孫氏、楊氏，祖籍福建，但都受鄭姓影響，說新漳腔閩南語。我們把這個閩南語島叫做「坑仔口閩客雙語小島」。

²⁰ 濱海地帶鳳鼻尾講同安腔閩南語，戰後因建設鳳鼻尾軍區靶場，集體遷村遷入田厝附近的坑仔口（參見《新豐鄉志》（2009:125）），故其方言屬於濱海地帶的同安腔。

²¹ 根據蕭素英（2007:670），重興村閩南語 969 戶、海陸客語 1256 戶，其他客語方言 20 戶…。閩客比例約 43.2 比 56.8。閩南人集中在西北端靠新豐村的地方。但東部的客家人也都會說閩南語。

²² 根據蕭素英、吳品慧、鄭錦全〈新豐鄉的閩客方言〉（2004:670），上坑村受訪家戶中閩南語 234 戶，海陸客語 218 戶，是新豐鄉東部客語區內唯一閩南語比客語多的村，因此我們把這個村的漳腔區視為一個語言島。

²³ 唯據潘家懿教授指正：「經與海陸豐方志辦電話查證，陸豐沒有『赤嶺鄉』，只有『赤嶺村』，今屬陸豐市『內湖鎮』。」清代的鄉相當於現在的「村」。族譜記載的赤嶺鄉相當於現在的赤嶺村。

²⁴ 《新豐鄉志》（2009:178）云：「客家籍鄭姓大多數分布在後湖村，為該村第一大姓，佔該村戶數 14.5%。另復興村十幾戶，閩南籍鄭姓則分布於鳳坑、上坑兩村，皆為該村第二大姓，另坡頭村亦有幾家鄭姓。」鳳坑、上坑兩村鄭姓為「閩南籍」應該不錯，但後湖鄭姓被歸為「客家籍」，與韋煙灶及本人調查有出入，我們的調查結果後湖鄭姓也是閩南人。《新豐鄉志》的作者恐怕把「粵籍」混淆為「客家籍」了。西北海岸的鄭姓講同安腔的應該是福建閩南人，客家區講漳州腔的應該是粵籍閩南人。此一問題值得進一步深入調查。

上坑村鄭厝周邊的上坑村其他部分及重興村、松林村，延伸到員山村南部是閩客雜居區。據蕭素英(2007: 670)新豐鄉南部部分村的閩南語戶數成分特別高，上坑村 51.8%、重興村 43.5%，閩客大約各半，其餘瑞興村 29.9%、員山村佔 21%，松林村閩南語佔 33%。

又據蕭素英等對於雙語能力的調查，新豐鄉大部分是多語者。第一階段調查鳳坑、上坑兩村的居民，以客語為母語者會說閩南語的達 90.8%，也就是說，幾乎所有客家人都是雙語者；相對的以閩南語為母語者會說客語（海陸話）者 60.5%。第二階段調查全鄉的村長及鄰長，客家人有 77.8%會說閩南語，閩南人只有 36%會說客語。根據我們的了解，不會客家話的都是新同安區的閩南人，至於客語區內，不論閩南人或客家人都是閩客語的雙語者。

根據以上的了解，客語區內的重興村、瑞興村、員山村南部，松林村（坪頂厝以外）可以歸為海陸客語與閩南語混雜區，叫做「豐南客閩語混雜小片」。混雜區大部分是雙語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世居家族，不論是閩南人或客家人的閩南語都是新漳腔。新遷入的可能講新同安腔。這個問題下文再討論。

此外員山村南端建興路新建之國民住宅，安置來自湖口裝甲部隊及新竹的空軍約三百戶的軍眷；青埔村有少數的退伍軍人得數頃之公地，建立新竹農場，是兩個以華語為主要語言的語言小島。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台灣西北部桃園縣、新竹縣地區的海岸地帶包括桃園縣觀音鄉、新屋鄉，新竹縣新豐鄉，即本文所謂的「台灣西北海岸地帶」，北邊屬於北部閩南語老漳腔區的西端，東邊是桃竹苗台地客家分佈區的最北端，西邊海岸線是中部閩南語老同安腔區的最北端。這個地帶正好是漳、客、閩三個語種的交接點。（參照【附圖二】及【附圖八】）

北邊「桃園老漳腔片」內部方言相對單純。西南邊海岸線「新竹老同安腔片」由桃園蚵殼港開始向南延伸，其中穿插著一個原鄉廣東陸豐縣的「新豐姜厝新漳腔小島」和一個「新豐田屋海陸客小島」。另外「新竹老同安腔片」有一個犄角由竹北市大眉里深入本地帶最南端的新豐鄉松林村，就是「新豐坪頂厝老同安腔小片」。整個西北海岸地帶的分佈格局，閩南語漳、泉兩個方言分佈在南北兩個邊緣地帶。

本區核心地帶的台地部分是客語區，屬於「桃竹海陸腔客語區」的西北部。這個地帶雖然以海陸腔客語為優勢方言，但可以再劃分為兩個方言片。桃園縣西部的觀音、新屋屬於「桃西海陸腔客語片」的一部分。但新豐鄉的海陸話比較簡化（齒音只有一套），我們把它另外劃出一個「新豐新海陸腔客語片」。

在這個客語區內，海陸腔是絕對優勢，但區內散佈著一些語言小島或客家方言小島。

閩南語小島有三個，其一是有名的新屋鄉海邊永興村的「大牛欄海陸漳腔閩客雙語島」說著源自廣東陸豐的老漳州腔，保存著古老的漳腔特色並受潮州話和海陸話的雙重影響；其南邊緊鄰著「永安新漳腔閩客雙語島」，說著源自福建的漳腔；第三個是新豐鄉南部的上坑村的「坑仔口閩客雙語島」，源自廣東陸豐，但後二者的漳腔已經不道地了，有鄉普通腔閩南語靠攏的傾向，所以叫做「新漳腔」。

這三個語言島都分佈在客家區的邊緣地帶。在這些閩南語語言島的周邊和純客語地區之間的交界地帶都有一個過渡地帶形成閩客語混雜區，其一是「新屋海陸腔漳腔雙語片」、其二是「豐南客閩語混雜小片」。

閩南語島中最重要的是大牛欄方言。這種源自廣東的海陸漳腔方言並不侷限在永興村，而是遍佈新屋鄉和觀音鄉各個村落，形成「桃西海陸漳腔閩客雙語小島群」，散佈在新屋、觀音的海陸客語的分佈區內，其中最大的混雜區是位在觀音鄉北端的「白玉海陸漳客混雜小片」。

新屋石磊村水流還有一個「新屋水流軍話小島」，已經瀕臨死亡。

另外也散佈著一些客語小島如新屋呂姓的「新屋豐順腔客語小島」、「觀音豐順腔客語小島」；四縣腔、饒平腔也散佈其間。

此外人口極少，散佈在各個村落，只在家庭中使用的弱小方言或語言，瀕臨死亡或已經死亡的語種不一一列舉。

西北海岸的三個語言區，各有強勢語言，北邊的老漳腔，海岸的老同安腔，台地上的海陸話，在區內都是絕對的優勢。所有區內的少數語種都相當弱勢，只有構成語言島或方言島的語種可以在社區中使用，否則只能在家庭內或同族人之間或祭祖時使用，出了門便改說各區的強勢語言。

4.2 語言地理學的分析

以上將台灣西北海岸地帶的語言分佈做了客觀的描寫，以下將從語言地理學的觀點提出一些問題來討論。我們不期待在本文中同時完全解決問題，只希望拋磚引玉，提供地理學者和歷史學者作跨領域研究課題。

4.2.1 西北海陸客語區內閩南語的來源

「桃竹海陸腔客語區」雖然是海陸腔客語的優勢區，但是區內也分佈著三個閩南語小島和幾個村的閩客雙語混雜區。問題是區內的閩南語都是漳州腔而不是泉州腔。從語言分佈和語言接觸的觀點來看，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因為西邊的同安片講的是同安腔閩南語，東邊海陸片的人沒有機會和漳州籍移民接觸，如果是唐山過台灣才和閩南

人接觸而習得的，應該只會講附近的同安腔閩南語，不可能會講漳州腔閩南語。譬如新竹市的客家人也是雙語者，他們的口音就是新竹同安腔（參見洪惟仁《新竹市志·住民志·語言篇》（1997）有關客家閩南語的描寫），但是本區的客家人所說的閩南語是漳州腔，顯然他們的閩南語不是來台灣以後才學習的，而是在原鄉惠州府海豐、陸豐時就已經習得，流傳至今的。

這個推測可以由本區的閩南語島和閩客雙語者的祖籍得到證明：本區內有三個居民祖籍是廣東惠州府陸豐縣的閩南語小島。新屋鄉大牛欄葉姓居民祖籍惠州府陸豐縣橫隴寮子前（今屬汕尾市陸河縣），在原鄉就是客語區內的閩南語島；新豐鄉上坑村漳州腔鄭姓居民的祖籍是廣東惠州府陸豐縣赤嶺鄉；新豐鄉鳳坑村「姜厝」原籍惠州府陸豐縣大安墟（今陸豐市大安鎮）鹽墩鄉鹽墩村皆屬漳州腔閩南語區²⁵。雙語區的田厝客家人祖籍廣東陸豐東涌鎮東北村。自古為海陸話、漳州話雙語區，今汕尾市的閩南語同屬於漳州腔。此外，西北海岸的「閩客雙語者」研究顯示台灣西北海岸線海陸客語區內多處散佈著祖籍來自海陸縣閩南語區的粵籍閩南人²⁶。根據潘家懿（2010）的調查，海陸豐（今汕尾市）的閩南語屬於「福佬話區」，所謂福佬話其實就是漳州話的意思。²⁷

根據韋煙灶教授的調查，西北海岸的海陸客語區雖然以海陸客語為優勢語言，實際上是海陸地區（今汕尾市）移民的優勢區。如韋教授所提供的【附圖八】所示，現在的桃園老漳腔片是漳州閩南人主要移民區，其中的新坡閩客混雜小片是潮州籍閩南人及客語人的混居區；新竹老同安片是泉州閩南人移民區；而桃西海陸客語片只有新屋鄉南部及新豐鄉東部屬於海陸客優勢區，其餘的都是惠州海陸地區（今汕尾市）閩南人和客家人的混居區。

移民的祖籍來源決定了西北海岸地帶的語種分佈格局。海陸客語區的海陸客語優勢是這個地區內語言競爭的結果，海陸客語經過三百年的語言競爭，成功地成為本區的強

²⁵ 以上祖籍資料根據韋煙灶教授之調查，未刊。

²⁶ 有關本區「半鶴佬客」的祖籍研究詳參韋煙灶、曹治中〈桃竹苗地區台灣閩南語口音分布的區域特性〉（2007）之於新豐鄉，林雅婷〈桃園縣新屋地區族群互動關係之探討〉（2009）之於新屋鄉居民祖籍之調查，及韋煙灶〈桃園及新竹沿海地區的半福佬客初討〉（2008）的閩南語口音與祖籍的比對。

²⁷ 據潘家懿（2010）的研究，粵東閩南語分為兩片，東片屬於潮汕腔，西片屬於漳州腔（當地人叫做「學佬話」，潘家懿寫成「福佬話」）。潘家懿（2010）說「（福佬話片）的人口絕大多數都是在明初至清初三百年間從閩南、閩西和贛南等地輾轉遷入的。由於入粵時間短，原鄉的方言就都還基本保存著。特別是在語音方面，惠博小片的全部和陸海小片的近一半地域，至今仍是漳州腔的閩南語，與入粵歷史悠久的潮汕話口音差異十分顯著。這正是粵東閩語劃分為東西兩片的歷史因素和現實因素。」

勢語言，海陸閩南語只能屈居於邊緣地帶，而兩者之間構成了閩客語混用的過渡區。

4.2.2 粵東閩南語的命運

台灣西北海岸各鄉客語區內的閩南語，除新屋郭厝之外都來自廣東惠州府海陸豐（今汕尾市）的「福佬話片」。這些汕尾腔閩南語唐山過台灣的命運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人口集中，至今仍保存原鄉漳州腔的閩南語小島，分佈在本區海陸片的邊緣地帶，第一個是有名的新屋鄉海邊的「大牛欄」（客語稱「大牛欄」）閩南語小島；另一個是新豐鄉鳳坑村「姜厝」閩南語小島；第三個是新豐鄉上坑村「坑仔口」閩南語小島。這三個小島內的老派居民仍然認同自己的閩南族群身份，自稱是「鶴佬人」（Hòh-ló-lâng），但年輕人的認同有些混淆，尤其是近年客委會的誘導，使得這些粵東閩南人轉而認同客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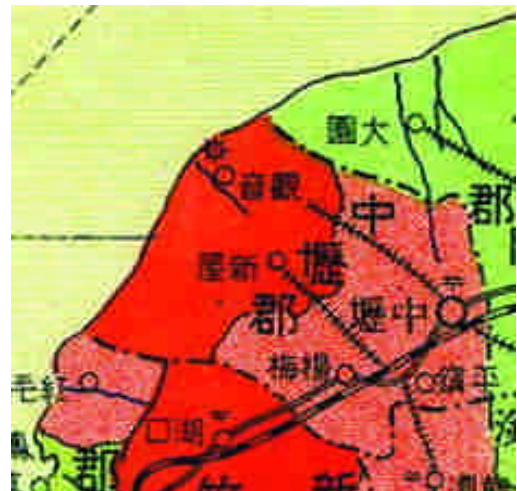
第二類是嚴重客語化的閩南語人口，因為長久在海陸腔優勢區內和客家人混居，閩南語已經退入家庭，甚至同化為「客鶴佬」（Kheh-hòh-ló），不會說閩南語，甚至不認同閩南族群，大部分已經改而認同客家。

第三類是居住在以上兩類之間或閩客交界地帶，形成「閩客雙語區」，也就是俗稱的「閩客雙語者」（Puànn-hòh-ló-kheh）。所謂「閩客雙語者」其實包括「鶴佬底」（「閩底」）及「客底」兩種，有些人仍然認同自己的族群，但有些人已經有所混淆，尤其是「鶴佬底」的「閩客雙語者」往往自以為是客家人。如新豐「田厝」（田屋）的客家人雖然是雙語者仍然清楚自己是客家，但後湖的鄭姓閩南人被認為是客家，甚至很多人也自以為是客家。

西北海岸除了北部的老漳腔區以及海岸的老同安腔區仍然固守其閩南語之外，在客語區內，海陸客語是絕對的優勢，越處在客語核心地帶的閩南語島越無法保存其閩南語母語，所有現在還說閩南語的閩南語島都僻處於客語區的邊緣地帶，並且也都是閩客雙語區。

4.2.3 新豐新海陸腔的形成

新豐鄉的海陸腔和新屋、竹東的海陸腔口音不同，主要差別在齒音聲母只有一套，而標準海陸腔客語有兩套齒音。海陸腔客語在桃園、新竹地區具有非常優勢的地位，兩套齒音是它和四縣話的主要區別特徵，區內的四縣話都可能受其影響而變成兩套齒音，連區外的楊梅東部四縣腔都有兩套齒音。楊時逢（1957）所記的台灣桃園楊梅客家方言就有



摘自「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分布圖」

（台灣總督府 1928 年）

兩套。²⁸可見海陸話的兩套齒音在桃園新竹地區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那麼爲什麼新豐的客家話只有一套齒音聲母呢？我們可以作幾個假設：

1) 閩南語影響：西邊海岸地帶和南邊竹北的閩南語聲母只有一套齒音。新豐海陸話受到閩南語兩邊包圍影響之下，失去了兩套聲母的區別。而且根據上文蕭素英所引(2007)的調查，新豐鄉的客家人有 77.8%到 90.8%是閩南語和海陸客語的雙語者。海陸客語所處的語言環境和客家人的語言使用情形，證明新豐海陸客語和閩南語的接觸十分頻繁，其接受閩南語影響而簡化，是自然的結果。

這個假設也有平行發展的例子證明，埔里、國姓的海陸話，苗栗海線地區的海陸話都因爲和閩南語的頻繁接觸，閩客雙語使用，因而都也只有一套齒音聲母。

2) 底層方言的影響：新豐鄉本來講四縣話，因爲被包圍在海陸話的包圍中變成海陸話，但因爲四縣話本來就沒有舌葉音，舌葉音是有標音，所以雖然改說海陸話，仍然沒有接受海陸話兩套齒音的區別。所以新豐海陸話只有一套齒音。

這個假設有文獻的根據。根據臺灣總督府《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1928)有關「紅毛庄」(今新豐鄉)的資料，廣東籍的人口中，嘉應州籍 3,500 人，惠州籍 1,100 人，換言之，四縣客人口是海陸客的 3 倍。根據這個資料所繪製的「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分布圖」(右圖)，把紅毛庄劃入和中壢一樣的嘉應州籍範圍。由此可見，這個假設是有文獻根據的。

可是這個假設的真實性有極大的困難，就是祖籍的調查證明，新豐鄉的世居家族祖籍主要是惠州府海豐、陸豐，而非嘉應州(四縣)。前面所介紹的新豐鄉坑仔口鄭姓居民的祖籍是廣東惠州府陸豐縣赤嶺鄉；鳳坑村「姜厝」原籍惠州府陸豐縣大安墟，這些廣東的閩南人移民應該是跟著海陸客一起移民台灣，而不會跟地緣上無關的四縣人一起移民而來。這使我們懷疑 1928 年的鄉貫調查資料可能把惠州府的資料填到嘉應州欄去，而把嘉應州的資料填到惠州欄去了。

根據韋煙灶(2008)對新豐公墓的祖籍抽樣調查，原鄉屬惠州府(海豐、陸豐)的遠比嘉應州多。

²⁸ 楊時逢(1957)〈序〉中指出周法高同時在中壢調查客家方言，發現中壢的四縣話只有一套齒音 ts, ts', s; 而楊梅的四縣話齒音有兩套，精、莊兩組讀 ts, ts', s, 知章組讀 tʃ, tʃ', ʃ。從客語內部方言的比較可知，中壢的四縣話才是典型的四縣話，楊梅的客家話應該是受到海陸話影響而產生的變化。

表一 新豐地區的墓碑祖籍抽樣統計表

塚地位置\祖籍地	泉州府	永春州	漳州府	汀州府	潮州府	嘉應州	惠州府	其它	總數
後湖村塚地	0	0	0	0	0	0	9	0	9
福興村員山仔公墓	1	0	0	0	2	5	21	4	33
青埔公墓	1	0	0	0	0	0	1	0	2
埔和村李厝塚地	5	0	0	0	0	0	0	0	5
坡頭村頂樹林仔	16	0	1	0	0	2	2	6	27
鳳坑村虎頭山公墓	0	0	1	0	1	0	3	6	11
鳳坑村濱海墓地	12	0	0	0	0	0	7	3	22
新豐村公館崎腳	18	0	0	0	0	0	0	1	19
合計	53	0	2	0	3	7	43	20	128
百分比	41%	0%	2%	0%	2%	5%	34%	16%	100%

資料來源：根據韋煙灶〈桃園及新竹沿海地區的半福佬客初討〉(2008b)附表統計

由上表看來，原籍惠州府的 34%，嘉應州的 5%，前者約為後者的 7 倍弱。祖籍調查的結果和根據方言調查語料的方言鑑定結果是符合的，證明新豐鄉的世居家族主要源自惠州府海豐、陸豐，而非嘉應州。

由此看來，我們對於 1928 年的鄉貫調查資料可能把惠州府資料和嘉應州資料對調，填錯欄位的懷疑不是沒有根據的。

如果這個懷疑是正確的，那麼第二個假設便不能成立，也許我們必須承認第一個假設比較合理：新豐鄉的海陸腔所以會發生聲母簡化的原因可能因為受到來自西邊和南邊泉州腔閩南語的包圍，加上內部閩南語的影響，致使多數新豐人變成雙語者有關。

引用文獻

- 小川尚義. 1907. 〈臺灣言語分布圖〉，載氏著《日臺大辭典》附頁，台灣總督府。
- 小川尚義、淺井惠倫. 1935. 〈台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收入氏著《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説集》，刀江書院。
- 林雅婷. 2009. 〈林雅婷桃園縣新屋地區族群互動關係之探討〉，國科報告。
- 洪惟仁. 1992. 《台灣方言之旅》，前衛出版社，修定二版一刷。1992 初版。
- _____. 1993. 〈大牛欄方言——台灣客語區內一個來自惠州的漳州方言島〉，香港，中文大學：第三屆閩方言研討會論文。
- _____. 2003. 〈桃園大牛欄方言的形成與發展〉，《台灣語文研究》1.1: 25-67。
- 韋煙灶. 2008a. 〈新竹沿海地區地理環境變遷與區域發展〉，《海洋文化學刊》5: 141~190。
- _____. 2008b. 〈桃園及新竹沿海地區的半福佬客初討〉，粵東客家地域社會與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
- 韋煙灶、林雅婷. 2008. 〈桃園及新竹沿海地區閩、客移民分佈的地理意涵——以新屋及新豐的調查為例〉，1-26，《台灣的語言方言分佈與族群遷徙工作坊（北部場）》。台中市：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 韋煙灶、曹治中. 2007. 〈桃竹苗地區台灣閩南語口音分布的區域特性〉，《第十一屆台灣地理學學術研討會》pp.3-1-28~3-1-33，台北市：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 張屏生. 2001. 《大牛欄閩南語、客家話的雙方言現象析探》，《八十九年國科會語言學門一般語言學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pp.55-72，台北：行政院國科會。
- _____. 2002. 《桃園新屋鄉大牛欄閩南語語彙稿》，著者出版。
- _____. 2007. 《台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四冊），台南·開朗雜誌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 陳淑娟. 2001. 〈大牛欄方言的語音變化〉，清華大學·2001 年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論文。
- _____. 2002. 《桃園大牛欄方言閩客接觸之語音變化與語言轉移》，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 _____. 2004. 《桃園大牛欄方言的語音變化與語言轉移》，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 彭盛星. 2004. 《台灣五華（長樂）客家話研究》，新竹師範學院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菊芳、郭彧琴、蔡素娟與鄭錦全. 2007. 〈漢語方言微觀分佈：雲林縣崙背鄉水尾村的客家方言〉，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語言微觀分佈國際研討會。

- 新光社編. 1931. 《日本地理風俗大系·15·台灣篇》，東京·新光社。
- 新竹州廳. 1921. 《新竹州第一統計書》，新竹州廳。
- 新豐鄉公所. 2009. 《新豐鄉志》，新竹縣新豐鄉公所編印。
- 楊文山主持. 2004. 〈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報告，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編印。
- _____ . 2004. 《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報告，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編印。
- _____ . 2008. 〈97年度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報告，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編印。
- _____ . 2008. 《97年度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報告，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編印。
- _____ . 2005. 《新屋水流軍話與海陸客話雙方言現象研究》，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時逢. 1957. 《台灣桃園客家方言》，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22本。台北·中央研究院。
- 溫秀雯. 2003. 《桃園高家豐順客話音韻研究》，新竹師範學院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臺灣總督官房調查課. 1928. 《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台灣時報發行所發行。
- 潘家懿. 2010. 〈粵東閩南語的分佈及方言片的劃分〉，《台灣語文研究》5.1: 145-165。
- 鄭錦全. 2004. 〈語言與資訊：釐清台灣地名厝屋〉，收錄於羅鳳珠編《語言文學與資訊》pp.1-24。台灣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 _____ . 2006. 〈台灣客家與閩南族群雜居環境的語言互動空間〉，收錄於《山高水長：丁邦新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pp.251-260，《語言暨語言學》專刊外編之六。
- 蕭素英. 2007. 〈閩客雜居地區居民的語言傳承〉，《語言暨語言學》8.3: 667-710。
- 蕭素英、吳品慧、鄭錦全. 2004. 〈新豐鄉的閩客方言〉，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第二屆「漢語方言」小型研討會論文。
- 賴文英. 2003. 〈新屋地區的多方言現象〉，《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5: 26-41。
- 鍾露昇. 1967. 《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國科會計畫報告，手稿。

洪惟仁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退休教授

uijinang@gmail.com

<http://www.uijin.idv.tw>

【附表一】觀音鄉各村的語言與方言

村名	語言	方言	次方言	語言島	備註欄
觀音村	K	Kl	Kl		
白玉村	B/K	J/Kl	Jl/Kl		閩客各半。白沙墩以黃姓爲主，說大牛欄海陸腔漳州話。
廣興村	K	Kl	Kl	#Jl	海陸客居多，埔頂、溝尾許姓說大牛欄海陸腔漳州話。
大潭村	K	Kl	Kl	#Jl	海陸客居多，雜有部分大牛欄漳州話。其中有一百餘戶泰雅族及四縣客係興建石門水庫時自復興鄉 kara 社遷入（原社在今石門水庫底，原屬長興村），後因水土不服，又遷回石門水庫原鄉。
武威村	K	Kl	Kl		
保生村	K	Kl	Kl		
三和村	K	Kl	Kl	#Ky	觀音鄉三和村，據發音人的了解，其村內大部分居民使用海陸客家話，僅其吳氏同族六戶人家聚居於此，並使用永定客家話。（李厚忠，2003:10）
新興村	K	Kl	Kl		
坑尾村	K	Kl	Kl	#Kwh	部分劉姓在家講五華腔客家話，出門講海陸話。
金湖村	B/K	J/Kl	Jo/Kl		海陸客語佔三分之一
藍埔村	B/K	J/Kl	Jo/Kl	#Kfs	海陸客語佔三分之一。村內高家講豐順話（溫秀雯 2003;吳中杰 1999: 14）
大同村	B/K	J/Kl	Jo/Kl		
大堀村	B/K	J/Kl	Jo/Kl		
崙坪村	B/K	J/Kl	Jo/Kl	#M	海陸客語佔三分之一，部分爲鶴佬客，其餘講閩南語
富源村	B/K	J/Kl	Jo/Kl	#Bk	海陸客語佔一半，少部分四縣客，其餘講閩南語
上大村	B/K	J/Kl	Jo/Kl	#Bk	部分海陸客和鶴佬客，其餘講閩南語
新坡村	B	J	Jo	#Bk	部分海陸客變成鶴佬客
廣福村	B	J	Jo		
塔腳村	B	J	Jo	#Kwh	十一世根發公派下一支系講五華腔客語。據劉學賢先生稱，目前居住在此的十五世劉成祥、劉成琳兄弟還會講五華話。（彭盛星，2004:42）

村名	語言	方言	次方言	語言島	備註欄
保障村	B	J	Jo		
草漯村	B	J	Jo		
樹林村	B	J	Jo		
富林村	B	J	Jo		

【附表二】新屋鄉各村的語言與方言

村名	語言	方言	次方言	語言島	備註欄
新屋村	K	Kl	Kl	#Ks#Jl	村內羅姓講大牛欄漳腔閩南語。(陳淑娟 2002: 7-8)
新生村	K	Kl	Kl	#Ks#Jl	村內羅姓及姜姓講大牛欄漳腔閩南語。(2002: 7-8)
後湖村	K	Kl	Kl	#Ks	村內散居有少數四縣腔人口。
清華村	K	Kl	Kl	#Ks	
頭洲村	K	Kl	Kl	#Ks #Kj#Jl	部分人講四縣腔客語，及饒平話(徐貴榮 2002)；羅姓講大牛欄漳腔閩南語。(2002: 7-8)
埔頂村	K	Kl	Kl	#Kfs#Jl	呂屋是乾隆時期十一世友河公渡海來台至今，出門講海陸客語，族內人講豐順腔客語(賴文英 2004:5)；羅姓講大牛欄漳腔閩南語。(2002: 7-8)；紅瓦厝許姓，講大牛欄汕尾腔閩南語。
九斗村	K	Kl	Kl	#Ks#Jl	以海陸客語為主，雜有少數四縣腔客語和羅姓大牛欄腔閩南語。
社子村	K	Kl	Kl	#Kfs	下呂屋「十四世潮和公遷移至附近另立門戶，由於子孫繁衍眾多，因而由呂厝分出下呂厝以區別，講海陸客語」(參見地名檢索系統)，族內人講豐順腔客語(賴文英 2004:5)。
東明村	K	Kl	Kl	#Jl	姜姓講大牛欄漳腔閩南語。(陳淑娟 2002: 7-8)
石磊村	K	Kl	Kl	.Mk	水流庄羅姓約剩 6 位老人講軍話。這裏的軍話是官話、海陸客語、粵語、閩南語的混合。(張屏生 2007[冊一]: 301-323; 392; 楊名龍 2005)
下埔村	K + B	Kl+J		#Jl	葉姓講大牛欄漳腔閩南語(陳淑娟 2002: 7-8)
下田村	K	Kl	Kl	#Jl	
石牌村	K	Kl	Kl	#Jl	葉姓講大牛欄漳腔閩南語(陳淑娟 2002: 7-8)
赤欄村	K	Kl	Kl	#Jl	姜姓講大牛欄漳腔閩南語(陳淑娟 2002: 7-8)
永興村	B+K	J+Kl	Jl+Kl		庄名俗稱「大牛欄」，客語「大牛欄」，全講陸豐腔漳州話

村名	語言	方言	次方言	語言島	備註欄
永安東	K+B	Kl+J			濱海公路以東屬於閩客雙語區
永安村	B+K	J+Kl	Jn+Kl		鄰永興村講汕尾陸豐腔的漳州話。姜姓講大牛欄漳腔閩南語。郭厝講漳州腔閩南語。(陳淑娟 2002: 7-8) 崁頭厝閩客雙語
笨港村	K+B	Kl+J			
深圳村	B	C	Cto		深圳村原屬於蚵間村，講同安腔閩南語。
蚵間村	B	C	Cto		蚵間村原名蚵殼港，講同安腔閩南語。
糠榔村	K+B	Kl+J		#Kwh	陳姓講五華(長樂腔)客家話。(洪惟仁 1992; 彭盛星 2004:43)
望間村	K	Kl	Kl		
大坡村	K+B	Kl+J			
後庄村	K+B	Kl+J		#Jl	

【附表三】新豐鄉各村的語言與方言

村名	語言	方言	次方言	語言島	備註欄
福興村	K	Kl	Kl		
後湖村	K+B	Kl+J	Kl+Jn		
後湖西	B	C	Cto		
後湖東	K	Kl	Kl	#Jl	鄭氏祖籍陸豐閩南人，家中仍說閩南語，不叫阿婆叫阿媽，大牌桌下有「福德龍神」，與客家風俗相同。
青埔村	K	Kl	Kl	.M	新竹農場有退伍軍人得放領土地而定居，約5%人口。
青埔西	K+B	Kl+J	Kl+Jn		
埔和村	B	C	Cto		
埔和東	K+B	Kl+J	Kl+Jn		
瑞興村	K	Kl	Kl		
瑞興西	K+B	Kl+J	Kl+Jn		
坡頭村	B	C	Cto		
中崙村	K	Kl	Kl		
中崙西	K+B	Kl+J	Kl+Jn		
重興村	K/B	Kl/B	Kl/B		新豐溪與茄苳溪交界處以閩南語為主，靠山地區以新海陸客佔優勢，客家人都會說漳腔的閩南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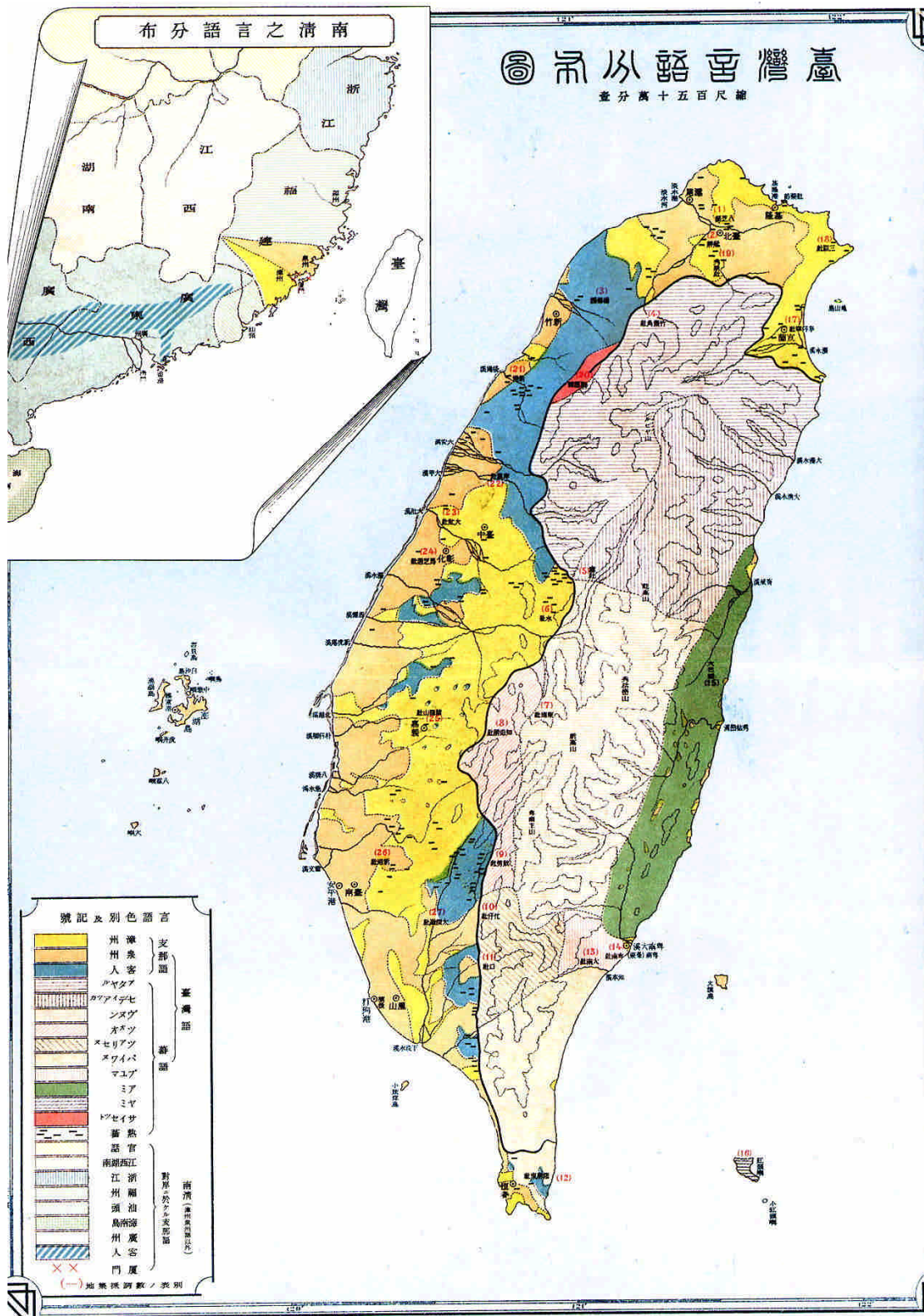
村名	語言	方言	次方言	語言島	備註欄
重興北	B	C	Cto		
重興東	K	Kl	Kl		
新豐村	B	C	Cto		石普厝、下底厝陳家本籍漳州府漳浦縣，今仍帶有漳腔成分。
員山村	K	Kl	Kl		
員山西	K/B	Kl/B	Kl/B	.M	西端新竹農場係 1961 年行政院退輔會安置 130 戶軍眷所建立，以華語為主。
松林村	K/B	Kl/B	Kl/B		原屬竹北大眉庄，本為竹北的一部分，閩南人聚居在坪頂厝，講老同安腔，日據後期及戰後，新豐的海陸客及部分新豐濱海地區的閩南人遷入，漸以海陸腔客語佔優勢，但都兼通閩南語。近因員山工業區建設，開發新社區，漸成閩客雜居區。
松林村坪頂厝	B+K	C+Kl	Cto+Kl		據調查坪頂厝一帶為老同安腔分佈區。
上坑村	K/B	Kl/B	Kl/B		北端較多客家人，其餘屬於純漳區，說偏漳腔閩南語，混居少數海陸客。
坑仔口	B+K	J+Kl	Jn+Kl		上坑村核心部分坑仔口為閩南語庄，原鄉廣東惠州府陸豐縣赤嶺鎮，居民三分之二鄭氏，其餘孫氏、楊氏祖籍福建，但都受鄭姓影響，說新漳腔閩南語，兼通海陸腔客語。
鳳坑村	B	C	Cto		全村以老同安腔為主，內含兩個語言島，姜厝與田屋。 南邊濱海地帶鳳鼻尾講同安腔閩南語，戰後因建設鳳鼻尾軍區靶場，集體遷村遷入田厝附近，鳳鼻尾今已無居民。
田屋	K+B	Kl+J	Kl+Jn		在鳳坑村東邊山坡地田屋/田厝，海陸客兼通新漳腔閩南語。原籍廣東汕尾東涌鎮東北村客家人。在原鄉即為海陸客語、漳州閩南語雙語者，其閩南語為新漳腔。
姜厝	B+K	J+Kl	Jn+Kl		在鳳坑村濱海地帶北邊，祖籍海豐大安墟（今陸豐市大安鎮）鹽墩鄉鹽墩村，於乾隆 2 年（1737）來此定居，說新漳腔閩南語，兼通海陸腔客語。

代號說明

B:閩南語 J:漳腔閩南語 Jo:老漳腔閩南語 Jn:新漳腔閩南語 Jj:汕尾腔閩南語 C:泉腔閩南語 Cto:老同安腔閩南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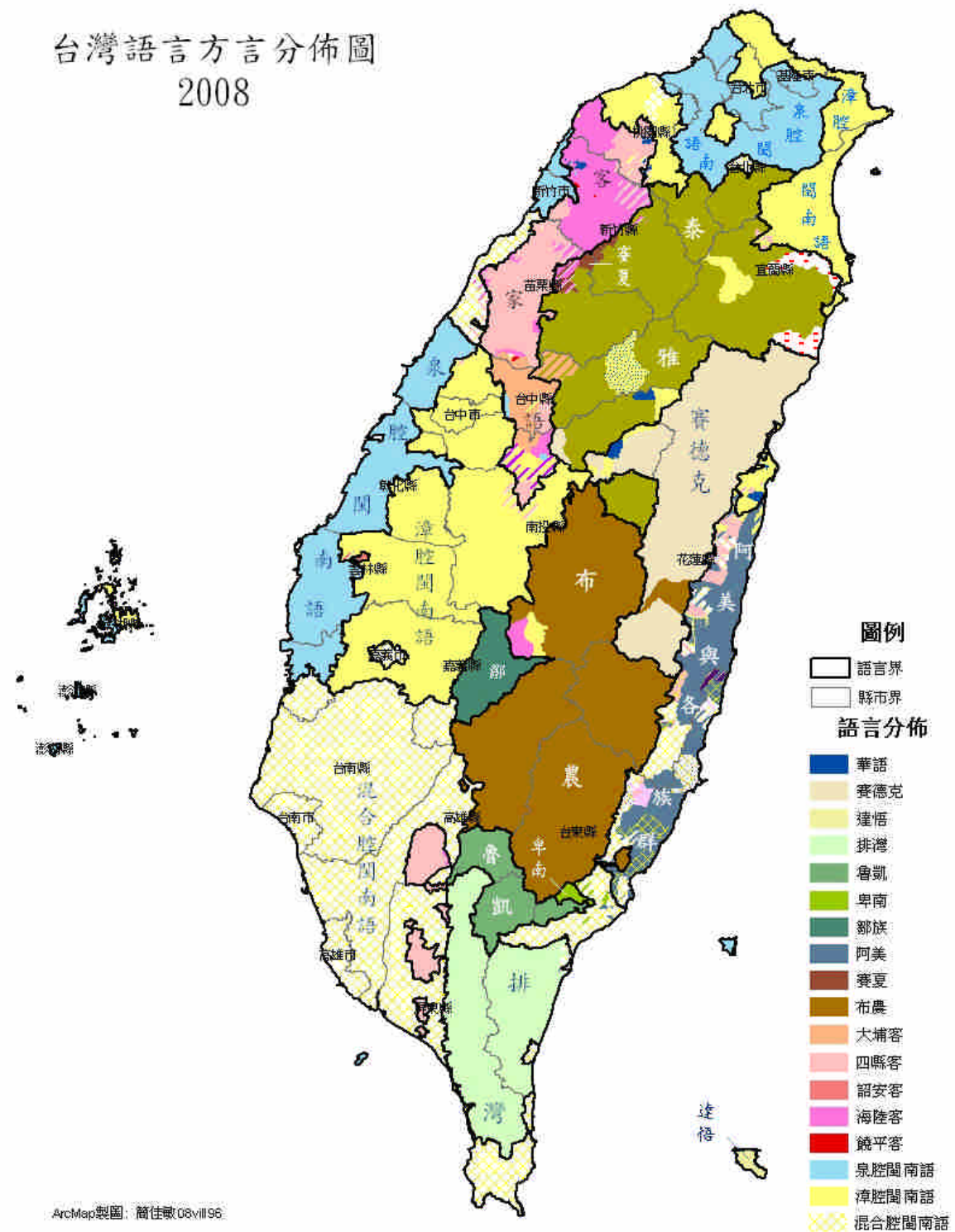
K:客語 Kl:海陸客語 Kwh:五華腔客語 Ky:永定腔客語 Kfs:豐順腔客語 M:華語 Bk:鶴佬客

【附圖一】小川尚義「臺灣言語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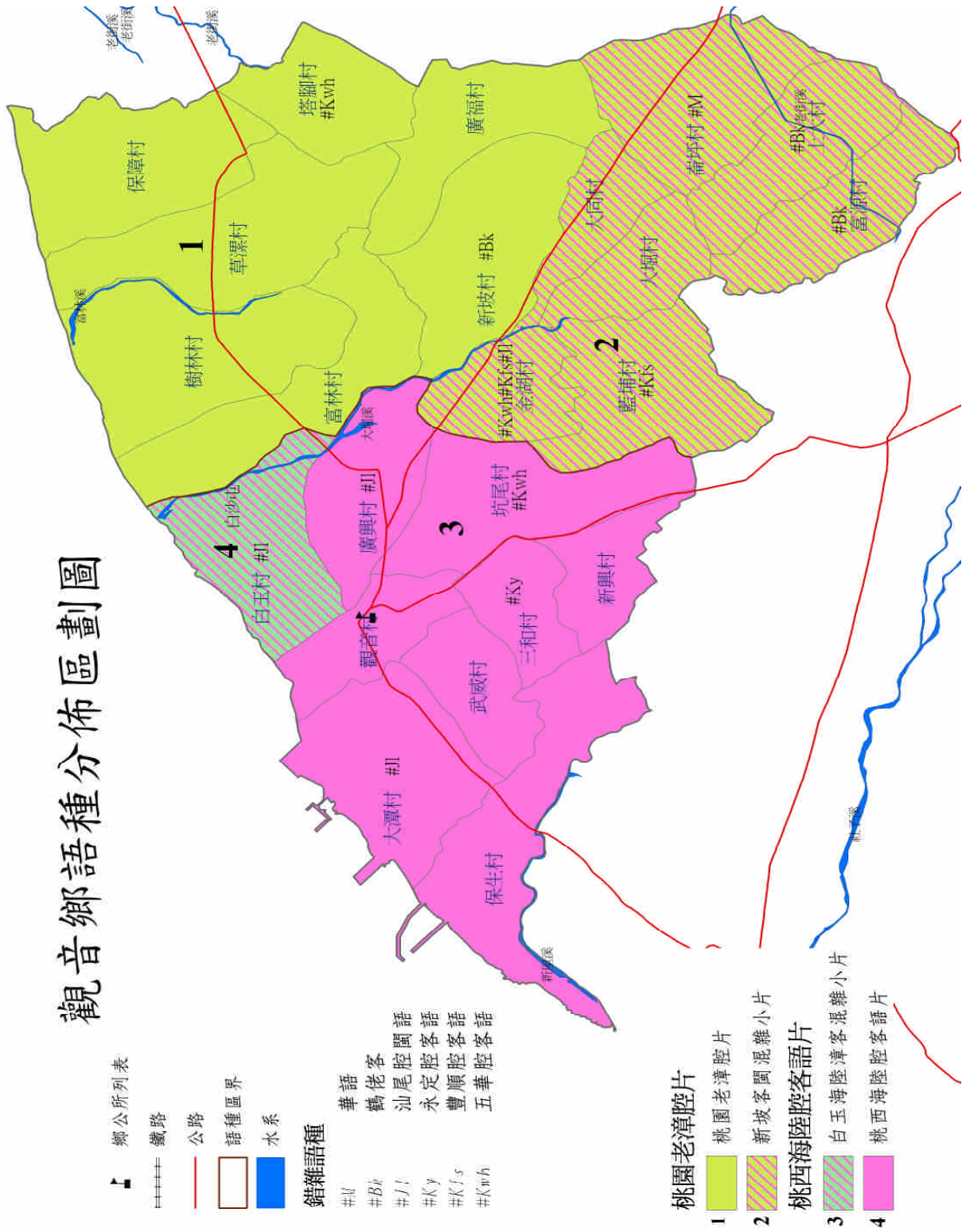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發行《日臺大辭典》（1907）附圖。小川尚義繪製。

【附圖二】洪惟仁「臺灣漢語方言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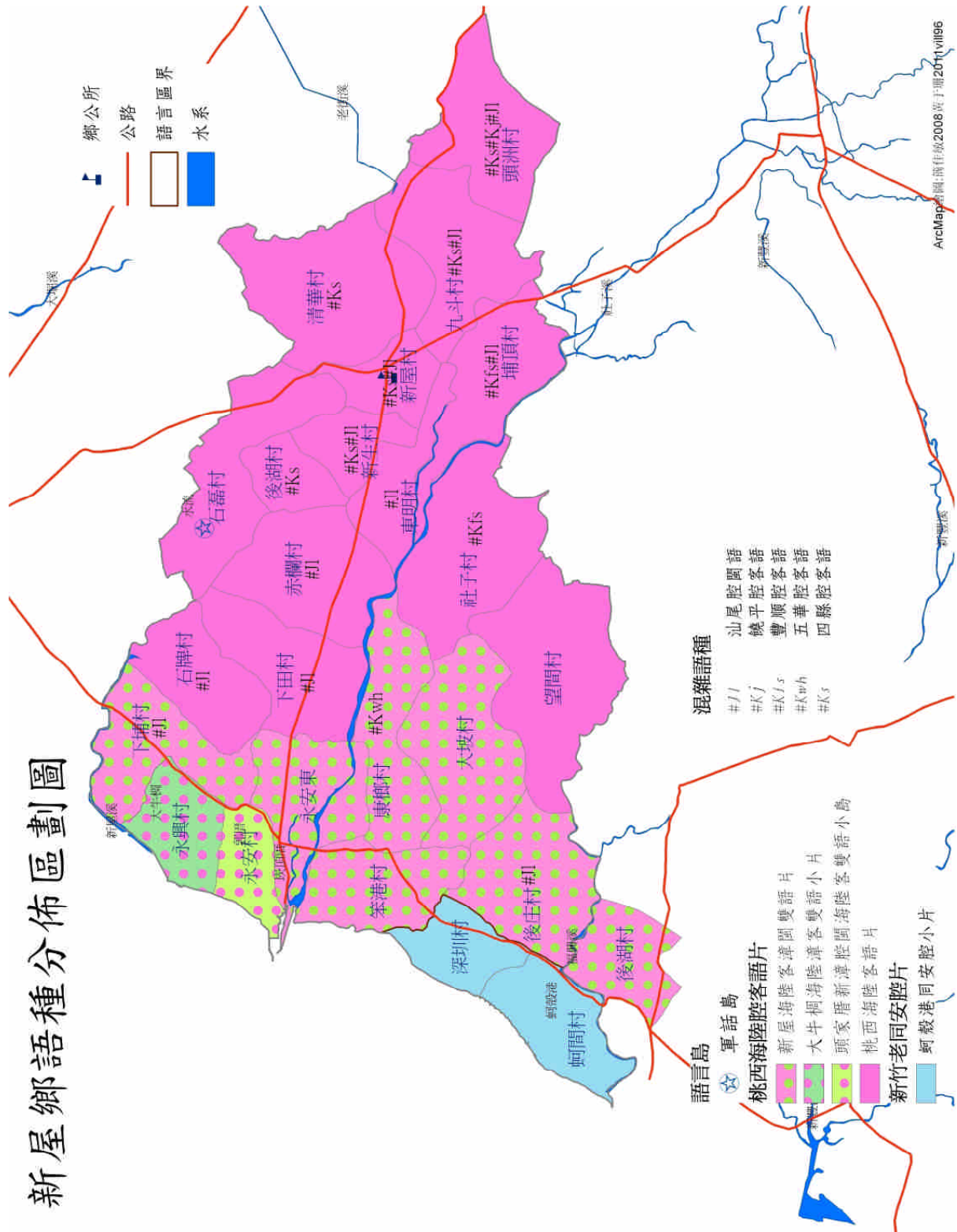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原載洪惟仁「台灣地區的語言分佈」（2009）

【附圖三】觀音鄉語種分佈區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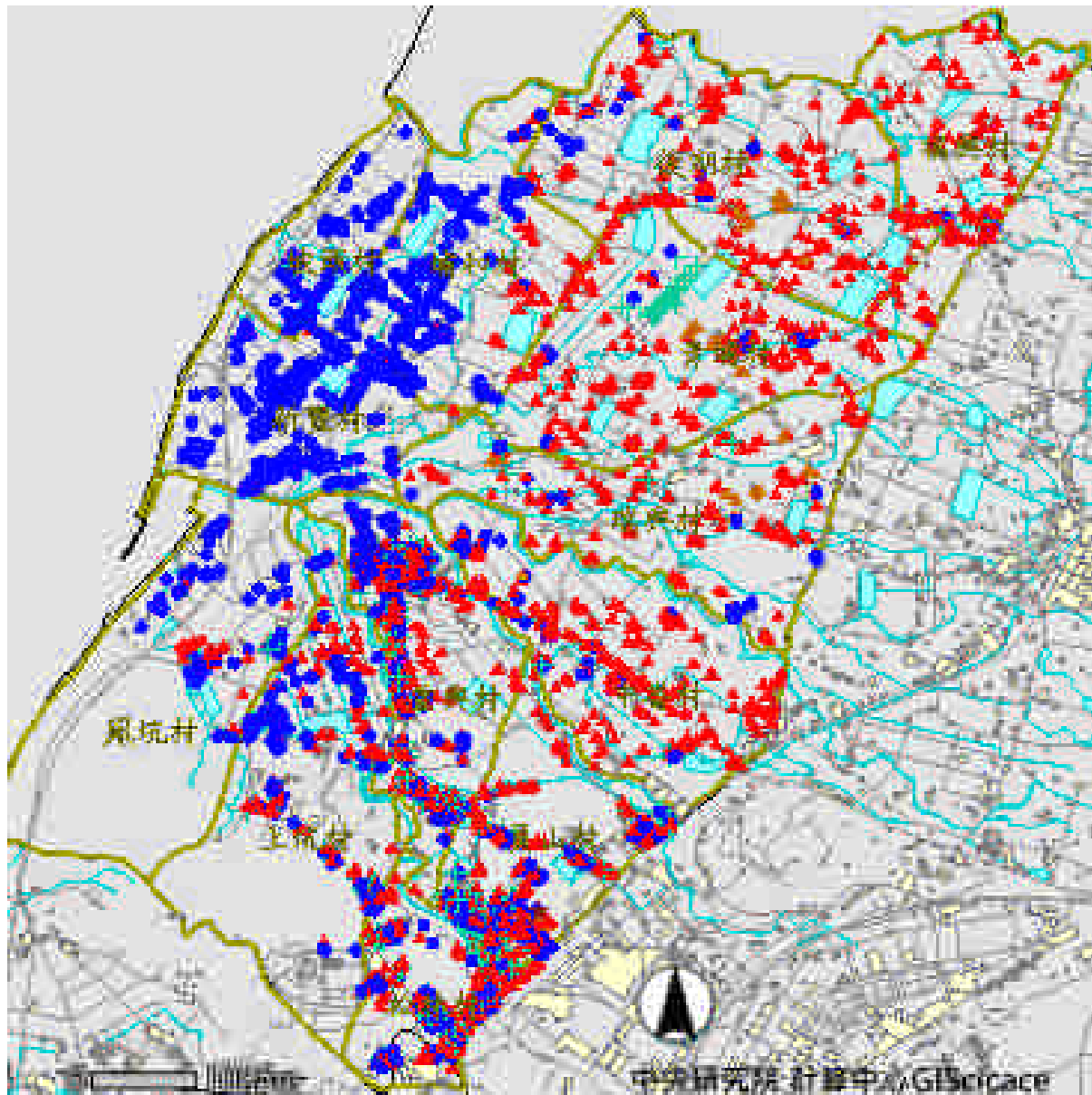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洪惟仁 2011 繪製。

【附圖四】新屋鄉語種分佈區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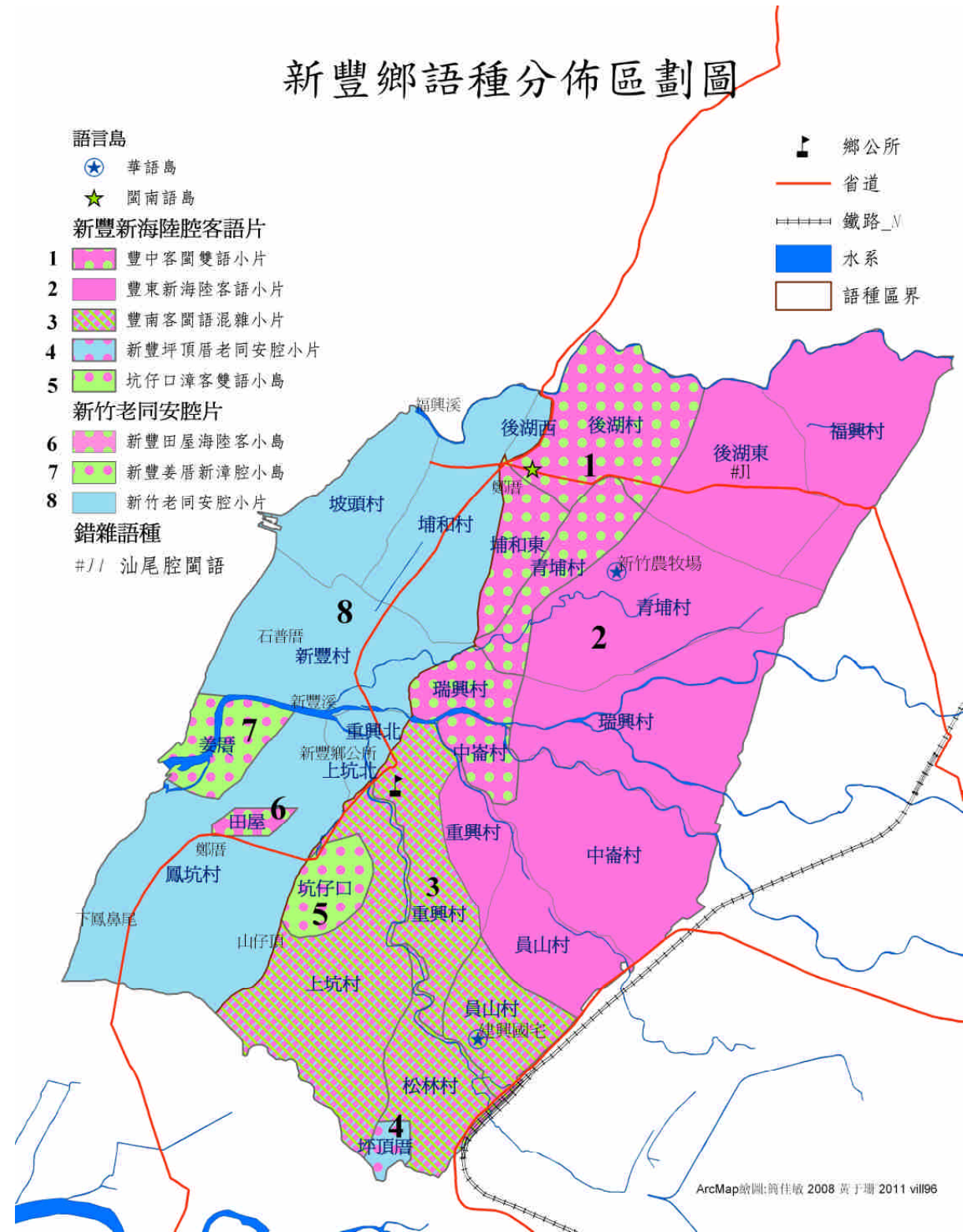


【附圖五】新豐鄉家庭使用語言分布圖



資料來源：鄭錦全 2007 繪製。藍色點表使用閩南語家戶，紅色點表使用客語家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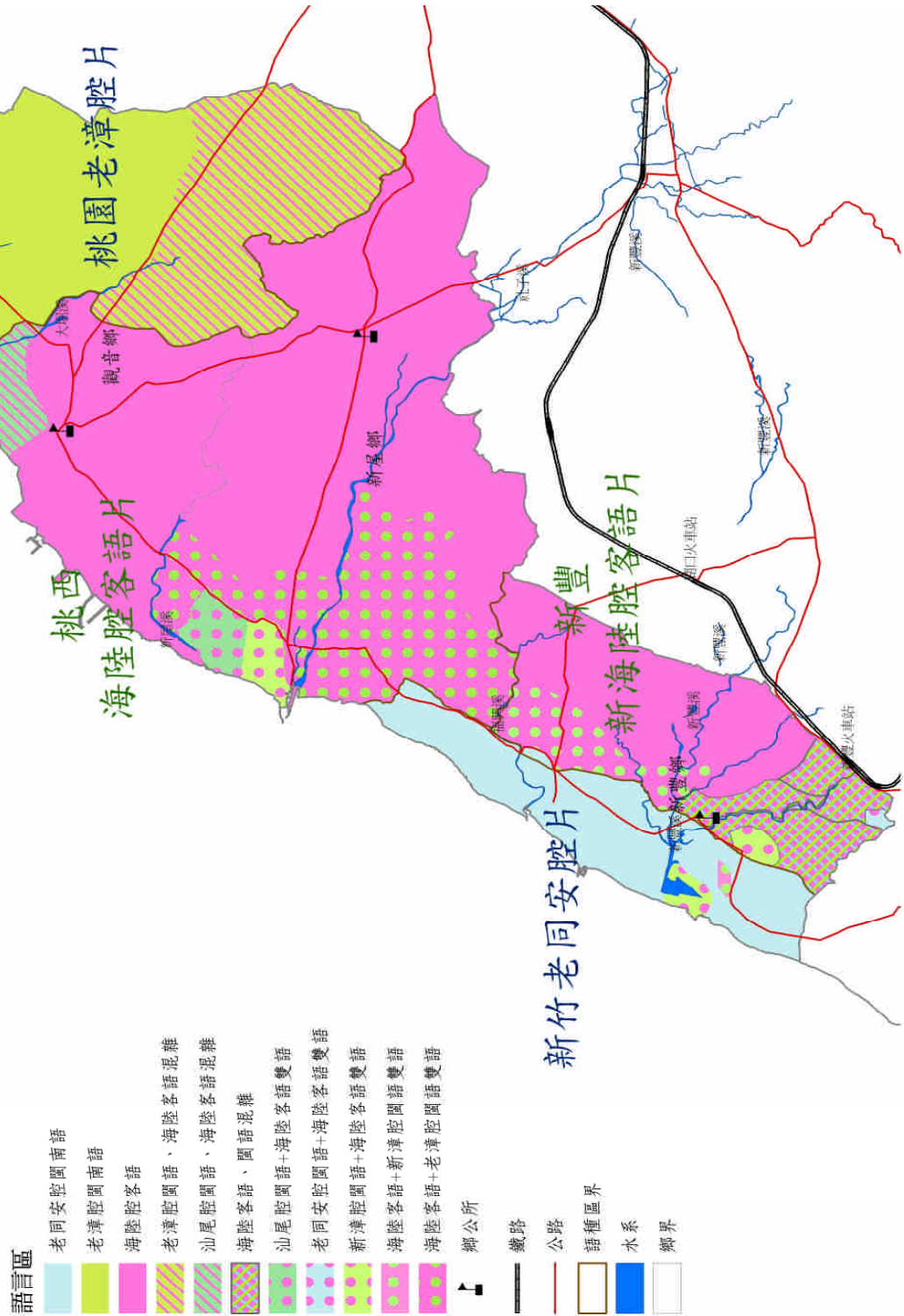
【附圖六】新豐鄉語言分佈區劃圖



資料來源：洪惟仁 2011 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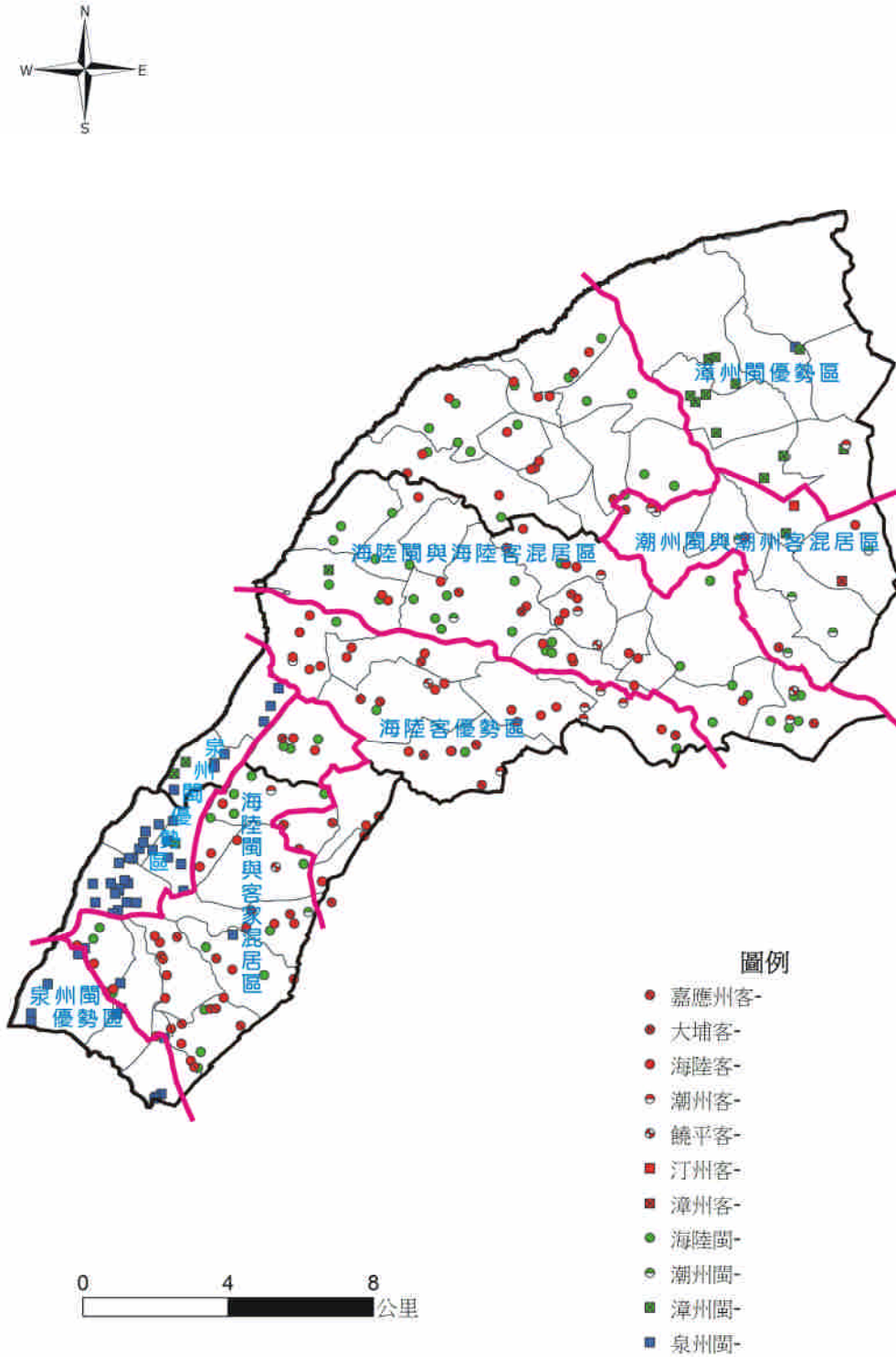
【附圖七】台灣西北海岸地帶語種分佈區劃圖

西北海岸地帶語種分佈區劃圖



資料來源：洪惟仁 2011 繪製

【附圖八】西北海岸世居宗族原鄉方言系屬區劃圖



資料來源：韋煙灶教授根據西北海岸世居居民祖籍族群系屬分類繪製。

The Language Distribu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innan and Hakka in Northern West Coast of Taiwan

ANG UiJin

This paper is aimed to discover the distribution of varieties (languages or dialects) in northern west part of Taiwan including Kuan-in Hsiang and Hsin-wu Hsiang in Taoyuan county, Hsin-feng Hsiang in Hsinchu county where are the northernmost part of Hakka area adjoining to Minnan dialects Chang-chou area in the northern boundary and Chuan-chou area in the Southern west boundary. We tried to draw maps of this area, and conduct geo-linguistic analysis.

Key words: geography of linguistics, northern west coast of Taiwan, Minnan, Hakka.